

河忠烈辨証錄

地

卷三

又 7
4098
2



明史紀事本末
卷4098
卷9-2

河忠烈公貫系辨誣錄卷之三



附錄

開城幼學河始澈 原情

刑曹 啓目 東陵 幸行時

今五月初八日動 駕教是時衛外擊鉦人開城幼
學河始澈原情段依定式後錄是白在果取考其原
情則為其十一代祖忠烈公臣緯地世系辨誣事也
此非臣曹所關 令禮曹 稟處何如 啓依 允
道光十二年五月十二日判書 臣徐畊輔

後

附錄

河忠烈公貫系辨誣錄卷之三

一

一

開城幼學河始澈原情內以爲伏以爲人臣而欺君者罪不容誅以子孫而易祖者法無所貸是白乎所今者安東河錫中其先本以晉陽之別派羨慕丹溪河忠烈之華閥敢生圖仕宦之奸計做偽券而誣聖朝棄渠父而冒他祖其心則欺君也其事則易祖也在渠有此同赦之罪而臣矣身丹溪河氏由是而遭僞系之變祖先受亂倫之誣臣矣身十一代祖忠烈公臣緯地有變貫冒祖絕子之辱是白遣十代祖生員臣璉有失父易姓之變是白乎所痛迫幽明冤徹穹壤是白乎等以臣矣身自去丁亥以僞系辨

誣事泣血籲

天三章俱徹而

睿覽孔昭皆蒙

準下禮曹是白乎所去年秋以臣矣祖忠烈公丹溪本貫歸正之意關勅於本道是白遣今年春刑曹以河錫中僞做家乘欺誣朝家之罪自本道照律刑配事發關本道是白乎則噫彼錫中誣聖朝亂賢貫今已畢露難掩是白乎所蓋其僞券稱以忠烈公在獄中時手錄家產弊靴破釜之類笑謂夫人託後云是白遣其下看證僞著伯兄綱地署押而謹考莊陵實錄曰河緯地入闕應製聞其兄綱地死不製而出云伯兄之已死既著於實錄而猶作者證於

丙子之券則其為偽造推此可知是白乎赫其次故
文康公臣李石亨署押而又按樗軒集曰丙子六月
公以全羅監司到益山聞六臣獄事題詩郡壁云云
在益山之文康公亦何以署押乎故靖莊公臣李墜
雜紀明言忠烈公之夫人時在善山故次子珀有拜
母事則在善山之夫人又何以入京獄受遺託乎以
此不成說之偽券欺誣 朝家圖出禮斜其罪固已
上通于天矣况其偽系者河源官展力副尉源之子
自澄官鎮海訓導孫徹岷官 義陵叅奉渠果忠烈
公親子姪則以若當時禍色雖微末庶官何敢聯三

世承襲是白乎赫尤况 義陵叅奉經國大典自初
設之初非本土人勿擬載在北道 陵殿誌是白乎
則河源明以北民之流寓追後偽托於忠烈家昭不
可掩矣渠本以他道他族得聞忠烈公三寸姪龜同
之名幸其姓字之同以渠祖名源巧作三變樣曰兒
名龜童後改礪又改源使觀者眩亂莫辨而造此偽
誣之蹟然以其年歲考之明有不得掩者按當時禁
府文案罪人兄弟之子年已滿十六以上竄配年未
滿十六以下待年滿付處故忠烈公三寸姪龜同時
以年已滿竄配甲申任便戊子放還昭載禁府文案

附錄

則可知其時龜同年已過十六以上而今考錫中家譜牒所謂源其時年纔七歲而在奉化云則十六歲龜同果可爲七歲源之兒名乎渠實不知龜同之年紀而但聞龜同之爲忠烈公親姪故以渠祖源誣稱龜同之冠名是白乎乃實則源與龜同自是兩人名而非一人之冠名與兒名是白遣且源雖稱以忠烈弟紹地子而出系忠烈云又考錫中家譜牒紹地正統丁卯七月十四日卒源生於其後四年庚午則又非紹地子也正如郭崇韜之自指汾陽爲祖者是白乎所倫天問墜公論不泯故故儒賢臣金元行以

河先生立后手書出於常理之外累次往復於故重臣俞最基是白遣故諫官臣金相奭 筵奏曰爲其子孫不明是白遣忠烈公臣宣謚時禮堂以其爲子孫不明官 教送置寧越 是白如尼翌年己卯錫中族祖龍翼上言請蒙延謚之 恩而該曹以 筵臣會言爲子孫不明之說奏格之是白乎則彼晉陽河哥之僞系冒托 朝野之所共洞知者而惟彼錫中百計舞奸欺人欺 天而又慮忠烈公丹溪之貫及其子生員璉之蹟若著則渠家之以他本投托尤難掩諱也故乃敢於 先朝辛亥做出渠家新家乘納

於莊陵任事之臣曰吾家家乘忠烈公晉州人號丹溪生員璉疑為琥之兒名以至滅璉於忠臣壇是白如尼至於今番又剗刊晉陽偽譜而忠烈父郡事臣澹以上冒添匪類之祖忠烈公子行以渠祖展力副尉源特系之至於忠烈子生員臣璉則身死忠義名顯司馬是白去乙渠敢以忌克之心勒變池姓而滅絕之是白如乎若使生員臣死而無後既朽之後宜其無嫌怨之如彼而惟此千不孝萬不肖之臣矣身家在焉故必欲滅絕其分明之迹滅享滅倫易姓之誣至及於十世之後臣矣身雖滅死萬萬豈忍以

生員臣之遺血不為伸辨其誣辱哉况今晉陽河哥偽誣之迹節節綻露於四道道臣破譜之日春秋兩曹查櫛之時既有丹溪貫鄉歸正之舉又有奸人錫中刑配之關則公案已決更不必覩縷是白乎矣彼既以偽券偽乘欺誣朝家而今於錫中許多奸職畢露之後臣矣身不得不齊沐敬告明討其欺君冒祖之罪是白乎旆且其匪類亂族之變上自朝家下至八域臣民莫不聞知是白乎則萬目難掩之下尤不可以晉陽之河仍繼丹溪河忠烈之后以亂大賢家族類是白乎旆匪類之族又不嚴斥而因循

掩置則偽祖偽孫如舊冒系氏族紊亂彝倫敗此
非但臣矣身一門之私痛而已抑豈非 聖世明倫
之大欠典乎臣矣身茲敢冒萬死並抱前後公案可
據之蹟痛哭號顙為白去乎伏乞 天地父母俯賜
鑑燭 特令攸司亟破晉陽河哥之偽系明正忠烈
公臣丹溪河氏之孤族為白遣更正忠烈公臣父子
之天倫俾無幽明冤號之地千萬血祝教事

慶尚道安東幼學河錫中

對舉原情

伏以開城府民河始澈以矣身先祖忠烈公緯地貫
鄉事構捏侵辱罔有紀極至於擊錚之舉出於前年

季冬而矣身所居遐遠始得聞知於六月之交震越
忿痛不勝驚駭乃敢千里裹足不避僭猥之誅妄犯
瀆擾之罪泣血號顙於 法駕之前伏乞 天地父
母少垂 憐察焉矣身乃六臣中忠烈公臣河緯地
嗣孫也忠烈公遭 端廟丙子之禍預知二子之不
免而欲以從子龜童托以後事從子即矣身十一代
祖時方七歲而依養於奉化外家列書家中器物數
十餘件末書示龜童字送於夫人縫入女奴領中傳
送奉化及其成長世奉香火而既無 朝家成命故
不敢稱以子孫矣 肅廟朝復官之後禮曹判書臣

附錄

河忠烈公遺集卷之三

六

閔鎮厚聞其遺券顛末陳達 筵前成出禮斜其後
連承 英廟朝節惠之典錄用之 恩 正廟朝綽
楔之 命 當宁朝不祧之典而今者始澈張皇誣
辱至於數百餘言而其指意歸宿專在於換改鄉貫
而冒托後裔也若夫鄉貫則忠烈公帳籍中本晉州
三字自是由來官府之的案其他故文良公臣洪汝
方記矣身十三代祖臣澹所建青松讚慶樓文故文
康公臣張顯光所撰忠烈公碑文故相臣鄭澹所著
隨錄善山邑誌及奉化陳省牒狀中晉州二字又是
數百年前舊蹟則始澈之敢欲變改而以矣身先祖

別號丹溪二字謂渠貫鄉而反謂晉州非姓貫者全
沒知覺若夫冒托事則先祖帳籍中只有二子故儒
臣李璽記文明言只有二子曰琥曰珀而無璉班二
人名字而始澈則以璉班謂矣身先祖之子而渠乃
自稱爲璉之後者何其無理之甚也渠若真是矣身
先祖之孫則其在百世之誼昭穆雖遠寧不合譜而
渠本不知根本之民世世編戶之氓而考其譜牒三
世無妻世豈有不娶而生子者乎四世不籍則無文
獻而安知久遠之世系乎五世之後始籍以澶溪則
澶溪本是我國所無之地名而反謂矣身先祖貫鄉

者極為無狀渠本不知矣身先祖貫鄉而嘗於京市購得丹溪先生遺墟碑簇子然後始以渠家帳籍中澶溪之澶誤認爲丹溪之丹而遂以澶溪改稱丹溪然澶與丹本非同音則改澶爲丹殊極無據是遣丹溪二字卽矣身先祖別號而非姓鄉也矣身先祖時居於善山城西丹溪上故仍爲標幟凡 天使倪謙司馬恂津寬寺讀書記詩章或書丹溪或書赤村矣是故文正公臣宋時烈三仁錄序曰丹溪河先生與籠巖金澍耕隱李孟專別號一例書之釋湖隨錄曰丹溪別號 莊陵史補曰丹溪赤村皆別號云則詩

章唱和或有書貫者或有書別號者古今之通例也始澈引故翊贊臣朴崇古之言以爲丹溪乃其姓貫云是白乎乃崇古之撰集六臣遺稿未嘗實言矣崇古之後孫叅判臣朴基正同叅於史補之役而亦無其說則其爲虛妄不言可知是白如乎始澈原情外此煩瑣之說無非搆捏虛妄之言而嚴畏之下矣身不敢一一煩陳姑待兩造查辨之日茲將矣身家藏中公私文蹟以待 處分伏乞 天地父母亟令該曹痛加辨別以懲始澈改換父祖冒托之誣欺罔天聽之罪以正倫紀以辨族類千萬惶恐血祝教事

本九下
曹

附朴忠正公後孫校理升鉉上其叅判仲父書

已卯從子自泰川還格桐嶺河松河俱為來見
嶺河曰副尉公一子流寓平山平山之派即松
京也松河曰非副尉之裔實生員璉之後也從
子遂以爛漫同歸之意勸之今者兩相爭鬪便
成蠻觸末乃歸怨於我家至謂翊贊公之註曾
所未聞而始出於今日云鬼魅情狀人皆可以
覷破從子之意則以明有翊贊公今按親筆之
訓作一小錄送於宗伯以解其惑似不容已云

又叅判朴公基宏往覆禮堂說

戊子冬貞洞徐尚書俊輔時以禮堂聽信河錫

中之說而欲為錫中覆 啓出草朴叅判日晚
始得聞之意欲往見而無騎率乃送僦人往復
曰河先生被誣事吾家之憤惋而聞為河氏將
啓達云未知如何而措辭耶先生手筆信蹟皆
在此中將欲齎往而日暮未果願少俟之明當
晉叙云徐尚書答云忘未奉議既承少俟之教
敢不如命云翌日朝會相逢於 闕內朴台詳
說顯委徐尚書大悟曰幾為河錫中所誣後遂

附錄

痛絕之

河始澈呈晉州官狀

伏以倫理之天不可一日而攸斁者也是以苟欲質之必須十分明覈以正其天焉蓋不如是則悖倫亂常接跡而起以敗聖人彝倫之教故也且姓與貫則朝家特賜特封之外未曾聞私自分錫勒令人變改者也若有犯於此則國法所必禁而今生等所遭不但倫理之變又復有姓貫之私自勒改者此非敦倫勵俗之大君子惕然動念處乎生等自受姓之後為丹溪河氏而今者晉陽新譜以同正公為忠烈

公七代祖而同正諱成字與叅知諱義字戈邊近似必是兄弟仍冒錄於晉陽河義之第行而其下又連錄忠烈公忠烈公即生等十一代祖而本貫實丹溪今以丹溪變作別號勒系於他本人之孫行十代祖生員諱璉變稱池姓而絕於忠烈公之子行九代祖諱沉加一自字為自沉移錄於渠祖源本無之第三孽子派以辱之八代七代俱為二字諱而各減一字舉被罔測之誣其悖倫亂常蔑法誣人之奸狀節節畢露於帖呈冊子中故茲敢泣籲於孝理明政之下伏願詳細鑑燭後明賜處分俾生等一以正倫理之

附錄

河忠烈公實錄卷三

十

天一以辨姓貫之誣千萬祈懇之至

晉州牧使李公魯俊題辭曰可謂無變不有曾見湖西有

爭其宗孫之訟居昌有爭其先墓之訟俱系為先

之亂倫是加尼未有若此訴之變其姓鄉換其名

諱以他族而錄譜以別人而嗣孫大是無於前之

嗣測變怪是矣刊譜之河非盡為晉民且開譜與

否又不係於官家則實無可題之事只論其變怪

事云云

河始澈破京畿道偽譜狀辛卯三月初八日

伏以偽譜冒祖在風教不可不禁為祖顛寃在倫常

不可不察晉陽河氏新刊偽譜出而生等丹溪河氏

闔族遭冒祖之變祖先受亂倫之誣蓋其偽譜中以

同正公為忠烈公七代祖而同正諱成字與叅知諱

義字戈邊近似必是兄弟以是叙其倫紀而其下列

錄忠烈公派系忠烈公實丹溪河氏而有變貫冒祖

之辱故去丁亥冬生等天聽痛辨其誣辱晉陽主

譜者始覺見欺仍毀丁亥之板矣厥後已丑不知何

許怪悖之類潛匿他道深山中偷印偽譜而晉陽元

派一無入錄惟生等先祖如舊冒錄而上添他祖忠

烈公以下滅絕親子其他名諱之變換也子姪之易

序也兄弟之增減也嫡庶之幻弄也官職之違格也
生卒之相舛如父死後四年生之類無慮數十處而
况晉陽河文孝公演何等賢相而其祖名義變作義
字如此偽譜不可半刻留置於明倫之世故茲敢仰
籲於正風教扶彝倫之下伏願 閣下特為發關於
偽譜所在始興龍仁豐德等邑收聚官庭燒毀以杜
奸民亂倫俾雪忠賢誣辱之地千萬祈懇之至

畿伯李公題辭曰偽譜已為綻露丁亥亦既毀板則

今復踵前潜印未知何許怪悖之類事甚駭惡所
在邑並令搜納即為毀破其主張人查得以報以

為如法嚴治事

河始澈破忠清道偽譜狀 同月十七日

伏以偽譜冒祖人理之所難容誣賢亂倫 國法之
所罔赦晉陽河氏偽譜出而生等丹溪河氏闔族遭
冒祖之變祖先受亂倫之誣 以下並同 生等敢以晉
陽舊譜及新刊偽譜號訴於畿伯閣下則破譜背關
云云上見教是故到付該邑皆自官庭燒毀是乎所又
伏聞偽譜在於道內之文義燕岐清州等邑云故茲
又跋涉遠來帖連仰籲於扶倫勵俗之下伏願洞燭
教是後發關於偽譜所在之邑收納毀破後查得偽

譜冒祖之人痛懲誣賢亂倫之罪伏不勝祈懇之至
錦伯朴公齊聞背關曰觀察使兼巡察使為相考事背書
呈狀是置有亦偽譜自有當律即為查得毀破作
備之人亦為隨捉嚴懲宜當向事合行移關請照
驗施行須至關者右關各官

河始澈破全羅道偽譜狀同月二十日

伏以偽譜冒祖風教之所當禁亂倫悖常 國典之
所罔赦晉陽河氏新刊偽譜出而生等丹溪河氏闔
族遭冒祖之變祖先受亂倫之誣以下並同生等並
抱晉陽新譜及可據文蹟號籲於京畿公忠兩道巡

營皆已行關於偽譜所在之邑收納燒毀而又伏聞
偽譜在於道內南原任實等邑故茲又以兩營背關
帖連仰籲伏願詳細考覽教是後行關於偽譜所在
之邑搜納燒毀是遣偽譜潛刊者南原河漢浹亦依
律嚴繩以勵風教以扶倫常之地千萬祈懇之至
完伯朴公永元題辭曰偽譜冒錄事關亂倫各別查實果
如狀辭則偽刊之板即為毀破作備者嚴治懲勵
宜當事

方外儒生送愍節書院通文

右為奉告事忠賢為百世之師士林之所當崇奉父

子爲五倫之首彝常之不可紊亂今者晉陽河氏新刊偽譜出而忠烈公河先生之誣辱極矣噫彼河錫中者自其祖以關北之人冒稱先生之裔裔做出獄中遺券圖爲嗣孫上誣天聽下欺一世其罪固已上通于天而明辨無人聲討不及在渠實爲奇幸自古及今雖或有偽譜冒祖者而類皆以已投托未嘗聞以其祖冒錄者也蓋忠烈公河先生本貫丹溪而禍變之後遺文秘蹟未盡彰露張旅軒撰先生之碣因先生外外五代孫金峴之言誤稱貫晉陽南秋江作先生傳而因先生時居稱善山人此蓋傳疑實非

的證也是以忠正公朴先生之後孫翊贊崇古辨旅軒秋江之誤曰按先生親筆姓鄉稱以丹溪六臣家事當以朴氏言爲準而此非朴氏之傳聞臆說實由於先生親筆詩章及倪馬皇華集遼海編成先生三首聯句序朴先生遺稿等書俱有先生貫丹溪班班可考故當朴氏並祭六先生之時先生祀版亦書丹溪河公此豈後人之所可誣而可變者哉先生子璉班在京而同時隨死琥珀在鄉而追後坐死其名俱著於前後招魂記又詳載於先生答人書及科榜錄旅軒碣魯陵誌丙子錄莊陵誌東國文獻辛亥

壇享錄 御製朕享祝亦不可誣也錫中既冒嗣孫則變棄其祖從先生之貫冒先生之祖猶或任之而不此之爲變先生之貫添先生之祖絕先生之子使先生判作別人樣子誣引強合於渠而欲滅千古不易之實蹟其爲計豈不慘毒巧惡哉就以先生子璉言之名顯司馬身死忠義昭昭於 國乘野史士林之寓慕非尋常隨死者比也狡彼錫中初以爲紹地之子而非先生之子也中以爲璉之一名而滅於莊陵壇享末乃以池姓誣之期於滅絕而後已此曷故焉貴院卽六先生妥靈之首院也凡繫六先生之

事若有訛誤誣逼則其所辨正聲討不容時日緩也今此河錫中僞譜之刊行逾歲而寥寥無一言之入聞誠不勝怵然慨然伏惟僉君子詳考實蹟取質於朴氏之家撫舉顛委通告於七院諸儒燒毀僞譜共雪先生之誣辱嚴加聲討明正錫中之奸僞則斯文幸甚

庚寅四月初吉公忠道幼學李亨默江原道幼學申在翼嚴道寬等

愍節書院送洛濱書院通文

右爲通諭事卽伏見京外儒生李亨默等通諭以爲

晉陽河氏新刊偽譜出而忠烈公河先生遭罔測之
誣辱變其貫添其祖絕其子而其子生員璉並改其
姓云世級日降變怪何限而豈有如此事之可驚可
愕者哉張說託曲江之譜崇韜拜汾陽之墓匪類之
譏冒祖之辱固在其身無干於曲江汾陽而今此晉
陽之偽譜誣辱全歸於先生此實六先生之所共羞
七書院之所同憤也今距先生之世三百七十有餘
年天下之遺文秘書史無不畢露先生貫鄉系派氏族
子姓昭然載在有非後人齟齬無稽之言所敢恍惚
疑眩者而今此偽譜恣意撰改先生以上變貫晉陽

而偽添他祖先生以下勒減親子而別姓池哥其所
爲說傳會牽合瘡疣百出按偽譜而參實蹟則其誣
不待辨而明矣且六先生家事固當取質於朴氏而
朴氏家累世文蹟明有證左鄙等忝當院任既聞先
生之誣辱不得不明張聲討故茲以仰告伏惟貴院
卽先生並祭之所且朴氏世守之基凡於六先生事
實尤宜詳悉上告方伯下布士林新刊偽譜卽刻燒
毀以雪先生之誣辱以正奸僞之舞弄千萬幸甚

庚寅四月初六日愍節書院齋任南駿與李遇泌
崔承顯等

月巖松山兩書院送洛濱通文

伏以忠賢遭誣祖之變在後學不得不辨奸僞亂倫
理之常爲士林所當嚴討今者晉陽河氏新刊僞譜
出而忠烈公河先生遭罔極之誣辱變父祖所受之
貫而誤系於匪類上添他人之祖下失親子之倫其
子生員璉則甚至減享而易其姓滅倫亂常胡至此
極雖系凡民賤族猶不當如是况河先生之貞忠卓
節爲百世之師表扶萬古之綱常而辱及先系誣絕
子姓嗚呼人道萬世如朝暮神理百劫無死生則先
生卓卓如在之靈局不愀然於冥冥之中耶生等伏

見先生碑面特依舊刻書丹溪河先生諱某之墓云
蓋我東已例碑面必書貫而書貫之下必書姓名若
丹溪爲號則號下不必書姓名據此論之丹溪之非
號而貫明矣又考碑陰追刻以同正公成爲始祖云
而今以成字之戈邊近似於晉陽河義之戈邊追定
爲兄弟而冒添白富以上五世然則河洪當爲同姓
權朴可作兄弟罔非道不近理誠不滿一笑矣且旅
軒撰碣明言先生子璉生員而今絕璉於先生之子
變其姓減於享尤豈非神人之所共憤乎生員璉載
在本府傳來科榜錄其家行之清謹昭載一善誌當

時又以年長登科隨父在京立僅於綱常之地真所謂是父是子而今於三百七十年之後滅絕其父子之倫勒加以氏姓之誣此豈非幽明吐血之冤乎凡具彝性者莫不同忿而生等所居之地卽先生邱墓之鄉妥侑之所則羞憤痛惋尤別於他故茲以仰告伏惟貴院卽六先生列享之所且朴氏並祭之處遺文秘記想多發明之證而僞譜之刊布已久士林之聲討無聞竊不勝慨然也生等旣得聞先生之誣辱不可晷刻含默故今將發通於遠近以爲同聲共討之舉伏願僉君子爲先齊顙營門亟破晉陽之僞譜更爲峻發士論洞雪先生之誣辱幸甚

庚寅閏四月吉日月巖書院儒生郭鎮翼沈能漢李曄朴來軾鄭昇輝權義祐黃章一沈宗澤金貞復趙鎮明李必白趙常龍沈宜迪趙鎮常等
松山書院儒生金澆吳朴思瀾崔桐羽盧敬熙崔雲範崔南羽文翊祥黃履一進士崔雲錫幼學張光孝李魯文進士崔雲永幼學崔雲漸崔雲一進士崔雲應幼學李時會崔雲翼等

洛濱書院送大邱鄉中及道內各邑校院通文
伏以惟我忠烈公河先生節義風烈凜凜乎千百載

雖婦人孺子亦莫不景慕而尊尚之則凡在冠儒服
儒之列者孰敢有一毫嫌逼之舉而見今晉陽河氏
新刊譜則變改先生貫鄉偽添五祖絕去二子誣辱
先賢貽羞士林莫此為甚是前古所無之極變怪也
先生親筆書貫或稱丹溪或稱赤村赤村卽丹溪古
號也至今手蹟猶在於忠正公朴先生宗孫家其他
六學士三角山聯句序讀書堂唱酬詩皆書貫鄉有
若昌寧成謹甫韓山李清甫赤村河仲章皆是書貫
之明證 景泰庚午倪謙司馬恂兩 詔使出來時
卿宰及諸學士二十八員以詩驢行而各書某某貫

先生與焉而亦書貫鄉曰丹溪河某或曰丹溪是別
號云此是臆見臆說也接待 天使是何等敬謹之
地二十七員皆書貫鄉而先生獨書別號耶至若河
文孝公演年躋大耄位極台司而亦書晉陽則先生
獨書別號云者尤萬萬不近理且六臣遺稿先生事
實中小識及大邱邑誌皆有籍丹明證昭不可掩大
抵先生一門外更無籍丹之河以河為姓者率貫晉
陽故世皆曰元無貫丹之河云而今按輿地勝覽丹
城縣姓氏條歷書某某姓河氏亦在其中而河氏下
雙書晉州此河分明是貫晉之河丹溪縣姓氏條歷

書某某姓河氏亦在其中而河字下無雙書註則此河乃是元來籍丹之河元無丹河云者其果成說乎晉陽舊譜河文孝公辛未譜序中歷書世系至苦軒公允源十世單傳又 萬曆丙午譜洗馬河渾序曰苦軒公以上十世子女旁親無籍可尋又再去丙子河大觀法例曰自司直公至苦軒公十世單傳云而今按晉陽新譜司直公以下五代河白富子義字行忽以先生墓碣追刻始祖同正公成字加圈而錄其傍註其下曰戈邊近似是必兄弟也因作河白富之第二子無他可據之證而只一戈邊之近似追定爲

父子兄弟此何等極變怪也偏傍之偶同而稱之兄弟則林朴之同邊皆可謂兄弟也丹晉之相近而與之同貫則安醴之兩權亦合爲同根耶又以僞譜觀之忠烈公與文孝公爲十三寸親文孝與忠烈同時同朝且一席酬唱載在皇華集此則 景泰庚午年事文孝譜序卽 景泰辛未年事文孝何不於其時叙族合譜而乃曰十世單傳云耶據此一款晉河之僞譜昭昭難掩且先生之子璉班年長在京同時被禍琥珀年幼在鄉追後被禍 魯陵誌莊陵誌中先生諱下分書璉班二子又載於東鶴寺魂記張旅軒

河忠烈公貴系辨言錄卷三

所撰碣文亦曰子璉生員云而今按新譜則先生子
行只書琥珀而琥之傍註曰張旅軒碑文作璉又珀
之傍註曰 莊陵誌作班云蓋旅軒元無以琥作璉
之說 陵誌亦無以珀作班之說白地誣引虛作證
左誠極可痛凡此偽譜所重在賂誣引他族之系絕
去父子之倫以為自己謀利之資罔測誣辱至及於
莫重尊敬之地世豈有如此悖倫亂常之舉耶今者
公議峻發京外士林及果川愍節書院善山月巖松
山書院通章來到本院期於痛辨惟我洛院即先生
妥靈之所也吾鄉章甫之出入是院周旋於俎豆之

間者其衛護崇奉尤有所自別則今於為先生辨誣
之道其可或後於人耶 送道內各色校院通諭無惟
我洛院至或後於人耶五十

六茲以奉告於僉君子其在吾黨共憤之地固不可

忤愾時日望須趨即聲討齊籲營門嚴懲其亂倫之

罪新刊偽譜使不得一刻留置於鄒魯之鄉一以辨

忠賢之誣一以雪多士之恥千萬幸甚

此亦中尊事體重士論之道不可不一大會以
為爛漫相議後齊進營下即呈道狀而先此相通
此通所到處為先僉員名帖一書送為望鄉會
日子今月十五日呈營日子二十日為定趨期來
會於研經書院而此原通
即亦還送俾完大議如何

庚寅閏四月 日洛濱書院院長前正言李肇

附錄

河忠烈公貴系辨言錄卷三

河忠烈公贊元新訂金卷三
運齋任幼學李秀甲朴基戩會員進士朴履坦幼
學朴豐鉉朴基永等

洛濱書院儒生稟目

伏以忠烈公河先生貞忠義烈樹風聲而扶彝倫婦
孺輿僮之類亦莫不欽仰感慕而見今晉州河氏新
刊譜出而滅倫誣辱至及於先生凡有彝性者夫孰
不心寒而骨顫耶先生丹溪之貫先生手蹟尚存其
他 國乘野史及大邱邑誌證案昭然彼晉河變先
生本貫合附於晉譜今按其譜圖司直公河珍以下
本十代單傳而今只作五代單傳六代河義之行忽

添錄其祖同正公成曰義字成字戈邊近似是必兄
弟也仍叙其次噫嘻痛矣彼之爲證不過以字邊相
似定爲兄弟而其下列書先生世系其爲誣辱孰大
於是乎且先生有四子曰璉生員次班次琥次珀而
以璉班稱以池姓而絕其屬籍以僞譜觀之先生上
冒他祖下失親子無知妄作亂倫悖常實天下古今
所無之極變怪也罪犯如是其可一刻容貸於名教
中耶公憤所在道內之冠儒服儒者莫不明目張膽
期於痛雪而惟此洛濱書院卽先生妥靈之所且朴
氏並祭之鄉先生之親筆貫鄉祀版祝式俱有丹溪

附錄

河忠烈公贊元新訂金卷三

二十二

之的據則出入是院崇奉先生者其羞憤痛迫尤爲有別於他人而况僞譜一帙來在於本院咫尺地河繼錫家此若仍置則神理人情不甚相遠先生如水之靈想必愀然於冥冥之中生等亦何顏敢入於廟門一步之地耶茲以具由仰瀆於棠陰神鑑之下一經崇覽則可以洞燭其奸僞而誣辱先生之僞譜不可晷刻畱置本院迺地而此非自下私自擅改之事恭埃處分緣由敢稟

庚寅閏四月二十一日洛濱書院院長前正言李

著押齋任幼學李著押朴著押會員進士崔著押

朴著押李著押徐著押朴著押等

巡相

李公勉

題辭曰校院以首善之地掌風化之責此

稟誠不可已者但族譜則自是本宗事既有主張者必有攻斥者聚訟然後可以查決僉除良營門自在京時聞有此事洛下公議各有所主今不可咄嗟題判待本孫之以可據文蹟來質後當有以處之向事

月巖書院儒生請道會于洛院通文

伏以忠烈公河先生譜系辨誣事前有所通告而今聞自畿湖完三道皆已毀破晉河之新刊偽譜則先

附錄

河忠烈公河先生譜系辨誣事

二十三

生之誣辱庶可伸辨而第伏念鄙邑之月巖貴邑之洛濱俱是先生妥靈之所則其在士林尊慕之道聲討之舉不容晷刻遲緩故以今二十五日定會于洛濱書院茲以通告望須齊齊來臨會同公議後齊額營門毀破本道各邑餘在之偽譜以為伸辨先生誣辱之地千萬幸甚

辛卯四月十五日月巖書院儒生幼學郭鎮翼沈能學趙鎮命權義清沈宗澤田錫五

松山書院儒生幼學崔雲範黃履一進士崔雲錫崔雲永等

洛院儒生通于本邑及各邑校院文

伏以忠烈公河先生譜系辨誣之舉已有所定論而迄此遷就實為士林之所齋菀矣公議不泯日前自月巖書院通章來到而以今二十五日定會于鄙院故並以原通輪告望須齊齊來臨以為議處之地幸甚

辛卯四月二十日洛濱書院齋任孫

著押朴

洛院道會呈營狀

道內各邑儒生大邱幼學崔洵益谷幼學李以謙善山幼學沈宗澤等謹齋沐再拜上書于巡相閣下伏

以誣賢亂倫常憲之所必討變貫冒祖名教之所不容苟或有如許敗常無恥之類躬犯罔赦之罪而晏然仍置則人道幾乎熄矣是豈不大可懼哉恭惟忠烈公河先生之貞忠特節實吾東方夷齊方練也後人之衛護尊慕當如何哉今者河錫中偽譜出而忠烈公河先生變改丹溪之本貫冒系晉河之五祖又絕其父子屬籍賂賄其彝性羞辱及於忠賢是豈非前古所無之極變怪耶丹溪之為先生貫鄉非但閩乘野史班班可考先生親書姓鄉筆蹟尚存且晉譜之先世文字援以為據者不一而足焉可誣也是

以偽譜所在處京畿公忠全羅三道營門皆已嚴關燒毀則一國之公議據此可知蓋去戊子晉河新刊偽譜誣悖之情狀已為綻露即被毀破而何許怪悖之類又敢掇拾休紙粧出偽牒而改易祖名變幻倫紀無變不有故敦倫勵俗之君子莫不驚駭燒毀偽版之不暇而餘存者惟是本道之大邱善山安東陝川晉州等邑而晉河中又有自中之閔齊聲駭憤飛通聲罪將有呈辨之舉則於公於私固不可容貸而畱置者也第許多文案未免煩瑣故為便考覽辨難委折分類條列于左而同聲號籲於棠陰神鑑之下

附錄

伏乞小垂察焉

一先生詩章唱和筆蹟非止一二至今猶在於朴忠正公宗孫家而親書姓鄉或稱丹溪或稱赤村赤村卽丹溪古號先生自書之貫後人其可擅改耶且 正統壬戌六學士受 命讀書記列書貫鄉姓名有若昌寧成謹甫赤村河仲章此是書貫明驗 景泰庚午倪謙司馬恂兩 詔使出來時先生與卿宰學士二十八員以詩爲贐而各書某某貫先生亦書丹溪河某或曰丹溪是別號此則臆見而臆說也接待 天使是何等敬謹之地二十

七員皆書貫鄉而先生其敢獨書別號耶至於河文孝公演年躋大耋位極台司而猶書晉陽河某然則先生獨書別號云者尤萬萬不近理而况朴先生後孫陶谷公宗祐丙子錄曰河先生本丹溪號延鳳據此則丹溪之非號而貫亦明是白齊一丙子以後先生家姓譜不傳於世故人不知有丹溪河氏 萬曆丙辰先生外外五代孫金岷請先生墓碑文於張旅軒而只因善山邑誌中先生考諱澹晉州人移居于善山之說金岷誤認貫晉州而搆狀草以進旅軒因其狀而書之貫晉之說以

此為證而朴先生後孫翊贊公崇古作小識辨族
軒晉陽之誤曰今按先生親筆姓鄉實丹溪此則
載在六先生遺稿蓋其家中世以上並祭六位紙
牌祝式必有某貫證據而傳之有素故陶谷公丙
子錄翊贊公小識皆如是的斷大邱邑誌亦有先
生貫鄉明證則貫晉之說不攻自破是白齊

一先生一門外更無籍丹之河以河為姓者率貫晉
陽故世皆曰元無貫丹之河云而此亦有不可掩
之明證今按輿地勝覽丹城縣姓氏條歷書某某
姓河氏亦在其中而河字下雙書晉州此河分明

是貫晉之河丹溪縣姓氏條歷書某某姓河氏亦
在其中而河字下無雙書註此河乃是元來籍丹
之河世無丹河云者其果成說乎是白齊

一晉陽舊譜河文孝公辛未譜序中自始祖珍歷書
世系至苦軒公允源無旁支十世單傳又 萬曆
丙午譜洗馬河渾序曰苦軒公以上十世子女旁
親無籍可尋又再去丙子河大觀凡例曰自司直
公至苦軒公十世單傳云而今按晉河新譜始祖
司直公以下五代河白富六代河義之行忽以丹
溪同正公成列書而註其傍曰義字成字戈邊近

似是必兄弟因作河白富之第二子無他可據之
證而只一戈邊之近似定為父子兄弟此何等極
變怪也偏傍之偶同而稱之兄弟則林朴之同邊
皆可為兄弟也丹晉之相近而與之同貫則安醴
之兩權亦合為同根耶且文孝公六代祖義今譜
改作義蓋其偽譜冒祖之類不分魚魯故渠祖之
名猶且謬刊他尚何說哉以此以彼此譜不可行
于世也不可不破是白齊

一今以晉河偽譜觀之則忠烈公與文孝公為十三
寸親文孝與忠烈同時同朝且一席酬唱載在皇

華集此則 景泰庚午年事文孝譜序即 景泰
辛未年事何不於其時叙族合譜而乃曰十世單
傳云耶據此一款晉河之偽譜昭昭難掩是白齊
一先生子璉班年長在京同時被禍琥珀年幼在鄉
追後被禍 魯陵誌莊陵誌中先生諱下分書璉
班又載於東鶴寺招魂記張旅軒所撰碑文亦曰
子璉生員云而今按晉陽丁亥譜只書琥珀而琥
之傍註曰旅軒因 陵誌之誤考魂記中池璉珀
之傍註曰 莊陵誌作班而 陵誌本無兩池字
旅軒元無以琥作璉之說 陵誌亦無以珀作班

之說而橫說豎說虛作證左偽譜者之白地誣引
如是是白齊

右所陳諸條一賜崇覽則晉河奸偽之狀昭不可
掩而大抵此譜所重在賂賣祖謀利己為渠先世
之罪人而至於匹庶之逃軍役者冒錄先系猶歸
於亂倫之科况於莫重尊敬之至變幻本籍上添
無稽之祖下絕同禍之子任意傳會無難變幻忠
烈罔極之誣令人髮豎而心寒生等忝居衣冠之
列其在衛先賢扶倫紀之道豈可使蔑倫偽譜一
刻畱置於禮義之鄉耶又况偽譜一帙來在於本

院咫尺之地此若仍置則神理人情不甚相遠先
生如水之靈想必愀然於冥冥中生等尤何顏敢
入於廟門一步之地耶茲敢以可據文蹟 莊陵
誌丙子錄六先生遺稿大邱邑誌晉陽舊譜及新
刊偽譜與三道破譜營關並為帖連仰訴不待行
查而證案自在其中偽譜燒毀自是三道已行之
例則嶺一道其可仍置耶更伏願特下嚴處分偽
譜所在之邑嚴關毀破主張偽譜者亦為查得嚴
治一以辨先賢之誣一以雪多士之恥謹冒昧以

陳

附錄

辛卯四月 日大邱幼學朴光輔孫養益趙錫
麟進士李文煥徐櫨幼學朴基直徐文玉趙錫元
進士崔奎鎮朴履坦都錫珪幼學朴豐鉉孫廷煥
朴基永李邦儒具膺魯孫益振蔡元一李秀億成
繼晉進士都珩魯幼學朴基祐禹鎮國李憲徐膺
烈鄭惟燮柳養文朴基訥崔觀述徐鶴烈楊溇蔡
諫權以起禹承鎮李明魯楊處東徐斗復都晚珪
徐杓禹夢良郭廷魯朴基相鄭錫龜都必卓蔡元
祥李可燮徐徽復金應涉朴奎鉉崔孝述柳成集
李學燮鄭惟賢具基魯孫鶴振都貞珪蔡浚李基

榮趙時龍崔元述朴基晉尹以善全錫一李潤朴
履祥朴海晟金鎮成李舉朴履矩郭秘魯朴海宗
徐武烈朴羽鉉李基邦徐彥浩朴廈鉉都必佑孫
鳳振○善山幼學郭鎮翼金亮昊沈耆之權義祐
崔雲範趙鎮命進士崔雲錫崔雲永幼學朴思淵
沈能佑朴來軾鄭昇輝郭相堯趙鎮常進士朴龍
煥崔雲應幼學沈宜迪崔桐羽黃履一沈寅澤申
冕直文翊祥金養淳張光孝文成質田錫五崔雲
翼李擘金兢淵權載弼洪秉俊金錫崔元植金貞
復金始昊李龍俊金在中李時會黃仁鉉尹錫烈

李必白高起鳳金秀德崔宗植許檀趙鎮潤忠烈
公外孫金相秉金相欽金樂韶金煇金器鉉金器
世金時德金時曄金時獻○星州幼學李源奎鄭
楚崔聞翰金東奎進士李海禹李源實幼學鄭箕
錫朴星煥李禧永金璠慎基善盧有龍李龍鎮崔
羽永慎永壽盧以準○尚州進士成奎幼學金益
耒鄭惟七蔡書禹成在七金樂英金樂濩○仁同
幼學張有源申宅和趙始載郭厚趙宗儒○恭谷
幼學李以壽尹載鵬鄭光和李以燮尹載鳳李燮
運鄭光棟李仁憲○安東幼學姜教煥李冕儒○

禮安幼學李師延李彙周○高靈進士金相洛幼
學金鐵○咸陽進士鄭煥祖○玄風幼學郭天翰
朴在秀○靈山幼學趙漢權○密陽幼學金志敏
○晉州幼學河暄河弼河協○三嘉幼學鄭師益
○草溪幼學盧以文○居昌幼學尹東莘金龍漢
○宜寧幼學權錫夏○安義幼學慎必典等
營題料公板本出於一處而三道皆已毀板則其為
偽譜推此可知以毀破之意皆關於偽譜所在各
邑事

背關觀察使巡察使為背關事背書所志是置有亦

附錄

可忠烈公貴孫薛經系卷三

譜系偽刊卽亂倫之變當初主謀雖未知何許人
欲投華閩幻冒名祖尋摘邑誌句語換錄丹晉之
貫捏合字邊相似定爲兄弟之行以是鋟梓無難
印傳究其心則欺人而欺世論其事則換父而易
祖罪關倫紀律有常憲此則從當有查處之道是
在果今於儒狀條列辨析殆無餘蘊矣除良畿錦
湖三道所在偽譜皆已燒毀而尚此餘存者惟是
道內之四五邑云其在去垢洗膩之道隨現隨毀
不容少緩乙仍于茲以措辭背關本邑境內如有
此偽譜藏置處一一收聚卽爲毀破宜當事合行

移關請照驗須至關者右關各邑

大邱府破譜後陝川官移文

行大邱都護府判官爲相考事本道儒生崔洵李以
謙沈宗澤等聯名呈議送內忠烈公河先生貞忠特
節實吾東夷齊而今者晉陽河氏偽譜出而變改丹
溪之本貫冒系晉河之五祖故畿錦完三道所在偽
譜自各該邑已爲嚴關燒毀而餘存者惟本道之大
邱善山安東陝川晉州云云弊府所在晉河偽譜搜
入燒毀後營關茲以賫送相考舉行之地爲遣合行
移關請照驗須至關者右關陝川郡

辛卯五月初八日行判官趙亨復

陝川破譜後又以營關移文善

山善山破譜後又以營關賚送安東晉州等邑

陝川官移關到付後河始澈呈狀

伏以偽譜冒祖 國有三尺之律誣賢亂倫罪關罔赦之科今者晉陽河氏偽譜既有四道之毀破則罪狀昭著三尺自在有不可容赦而蓋此偽譜之主張者即治下之河啓運安東之河錫中文義之河寅燦也此三人者或賣祖謀利或偽系冒祖而悖倫亂常誣辱忠賢罔有紀極苟無三尺則已矣此而仍置則彝倫斃敗風教損傷此豈非扶倫勵俗之所可惕念

處乎茲以破譜文蹟帖連仰籲伏願此三人等以偽譜冒祖誣賢亂倫之罪報營照律以正倫紀以勵風教之地千萬祈懇之至

陝川官

申在順

題辭詳考文蹟則晉陽丹溪元不相通

叅知同正亦非同氣而以晉渾丹以義弟成欲變其貫而亂其倫在渠非但賣祖謀利於法實為悖倫亂常偽譜作奸中河啓運段當報營照律是在果此外兩人非陝民徃呈于隻在官宜當事

時陝川河必棹河達明等呈訴曰兩原譜之始初終刊者湖西河寅燦南原河漢浹安東河錫中董任意傳會不遵鄭重大譜之規有此冒先換系之舉故生等於其譜役元無干預之端矣

附錄

今見大邱府移文及道儒破譜文狀則果是一
一的當而生等之先世派系尤有變幻茲以仰
控伏願新刊偽譜即為毀破以雪先
誣伏望云 題曰依所訴破譜事

道內破譜後河始澈呈狀

伏以偽譜冒祖律有三尺誣賢亂倫罪關罔赦苟或
有奸偽之類躬犯三尺罔赦之罪而晏然容貸則法
無所恃人不為人矣是豈不大可懼哉惟我先祖忠
烈公之貞忠特節綱常萬古矜式東方而今者晉陽
河氏新刊偽譜變貫冒祖誣辱罔測故彝性所同遠
近齊憤公議所激士林同聲七院飛文三道破譜而
至如本道則又以先生祠墓之鄉朴氏並祭之地羞

忿痛迫有倍於他故道會洛院呈營辨誣而營關截
嚴特許道內偽譜隨現隨毀而第於查得之前未知
主謀之為誰故有從當查處之教今則大邱善山陝
川等邑偽譜既毀奸人誣賢之狀畢露以主譜者安
東河錫中偽譜冒祖誣賢亂倫八字士林揭罰於大
邱之洛濱善山之月巖義城之鶴山等書院河錫中
之罪名既已揭付儒宮則前日儒狀中罪犯倫紀律
有常憲即今日可查之事也茲以陝川等邑破譜文
蹟帖連仰顙伏乞偽譜有司安東河錫中以誣賢亂
倫之罪照律嚴關該邑以正奸民亂倫之罪以雪忠

河忠烈公貫系辨誣錄卷之三

賢誣辱之地千萬祈懇之至

嶺伯題辭

村公岐壽

偽譜之在於四道者次第毀破則事

已歸正為河氏萬幸而至若河錫中之首先作備

誣贗亂倫罪固罔赦自有當律從當有別般處分

向事

河忠烈公貫系辨誣錄卷之三

河忠烈公貫系辨誣錄卷之四

附錄

晉譜毀板後安禮等十邑送洛濱通文

伏以世級日下變怪層生以至於松京人河始澈之
變幻忠烈公河先生貫本而極矣迺者僉尊以吾嶺
忠厚家章甫之林靡然和附於鬼魅鼓惑之說至為
張皇辭辨呈訴營門必欲換改河先生晉州之本而
後已生等始也驚愕繼以訝惑實未知僉尊此舉果
出於何意也生等居在河先生本孫隣近之鄉習知
古蹟明證不一其端不勝枚舉而第有本事之端的

附錄

河忠烈公貫系辨誣錄卷之四

一

河忠烈公集卷之四

可以破羣疑而定眾惑者僉尊其亦嘗聞之否乎其一曰河先生 景泰癸酉式帳籍也其籍首行書以集賢殿直提學河緯地年肆拾貳壬辰本晉州下笏書以率子虎童年拾伍己未子白童年拾參辛酉此籍止此以下奴婢秩夫自癸酉至丙子就禍之日間以三歲而先生之立籍終於此矣則先生始終之貫以晉州豈不明甚而其子之止有琥珀豈不信然乎其一曰弘齋全書中 先大王手撰 莊陵配食錄其錄中曰忠烈公河緯地字仲章號丹溪晉州人其下又曰珀從容就死言又婉正特 贈憲臺列之正壇此蓋徵

信於李璽所錄則今存琥而不錄璉錄止此全文多不記夫以

先大王聰明睿知考閱史乘撰成此錄而號丹溪晉州人六字 大書特書而只錄琥珀不錄璉班則其與忠烈公戶籍首末豈不吻然相符乎噫以本貫則先生之手書本晉州三字藏在 王府之鐵券以事證則大哉 王言號丹溪三字昭揭於奎章之弘璧世雖或有本丹溪之千言萬辯喙喙爭鳴其於先生之帳籍 先王之手錄孰敢容議而改評哉僉尊其將酷信於傳疑之雜說而不信先生之手蹟抑將歸重於松人之詭說而反疑 先王之定論乎噫彼始

附錄

河忠烈公集卷之四

澈只是姓不知池河之一松儻也隱影於幽暗巖崖之間則人或不知者有之而眩惑於白晝大都之中而世多取信者何哉生等益歎人心之陷溺世道之寒心一至此矣尤有所慨惋者鈔洞之朴氏以醉琴軒之後孫不念契分之至重符同怪鬼之愆憑誣捏丹溪無難說去隱然自作契家之證叅而佯若不知先王之全書者然是何氣習抑何心腸噫嘻醉琴先生陟降之靈其肯曰予有孫乎生等嘗聞河氏之說未嘗有片言半辭侵害於忠正公之後孫而見今朴氏所為乃反誣辱於河氏之祖先豈意兩家之間若是

是太迫乎其餘列邑僉尊俱以故家名族承襲忠厚遺風而到今甘聽松京儻人之誣說謀亂同道先賢之譜系者是豈所望於僉尊之事而亦豈所有於嶠南之俗乎百爾思之僉尊必不作此悖舉而列書之啣字半是知面知名之故舊則生等之驚惑職此之由也惟彼人家譜系之爭非生等之所可干預而至於忠烈公之貫本自有金石不刊之籍日星昭然之錄如右凡在冠儒服儒之列者不忍目睹其誣亂換改而莫之辨也茲以齊會院齋聯名通諭於道內僉君子明示好惡之公惟僉尊諒察焉幸甚

辛卯八月初三日安東會中公事員幼學權慶必
柳鮐文製通金百行存李敏華去寫通李秉玉權
基龍○虎溪書院齋有司金驥洛○青城書院都
有司金龜壽齋有司權赫孚金疇壽○鏡光書院
都有司金永周權喆孚南時學金家淳金弼冕李
秀弼朴宗成金鎮岳趙顯濬權燁存權載遠權時
駟去權海觀存進士權載鈺權載基權載韓權載
寓權載永權載鐸權載昇權聲度權觀度金在赫
金基洙金沿洙金章洙金老永金在珏金龜永金
履銖柳養成柳星機柳星龜柳星弼柳星模柳星

河去鄭來榮存金泰霖去鄭之洛鄭之洙鄭東遠
金宇燦金鎮圭金宗百李升秀李協坤李庭羽裴
顯復裴顯浩裴顯溥權範洛權以中權亨宇洪宗
浹存柳南春柳家睦柳庭睦柳進琦柳進喆柳進
儒去李恆謨存金德均金養均柳玄文柳鎮文去
進士李五秀幼學李昌秀李周城李周洛金宗復
金宗默金重玉李善浩李天浩存○禮安李庭淳
李巖淳李彙淵李彙濬李彙升李彙漸李彙濟李
彙仁李晚馨李晚休李晚重李晚億李晚常去琴
汝穉琴汝宅琴汝愚存琴載述琴誠述去琴永述

附錄

河... 卷四

江忠烈公集卷之四

金行教金昌教南日躋存○醴泉朴九寧進士朴

遠寧幼學朴箕寧朴周冕朴周蓋去權鼎相權玉

相金光述存○奉化琴武烈琴龜烈琴聖烈琴華

烈琴時鐸琴以鐸琴桐圭琴獻圭去金鼎宅金宜

宅○順興柳命喆柳元喆徐榦雲徐榦升存生員

金輝德幼學金輝得去安秉文成光魯○豐基南

景極南景祐生員權中憲幼學黃中瑄秦哲文○

英陽南泰晉南日華○龍宮李尚中高夢箕○真

寶權海度存等右錄名中有被其冒而割去各
不存於錄中者下去字以別之

洛院答安禮等十邑通文

伏以吾嶺自是鄒魯之鄉仁鄉尤為禮法之所風淳
俗厚讀書飭行全道之所矜式吾黨之所欽仰者厥
惟久矣今於忽地投示一通而不問真贋只憑風鶴
辭氣噴薄責喻乖當差欠於君子之爭而必欲陷人
於罔測之地是豈平日所望於僉君子者耶惟我忠
烈公河先生橫被變系亂倫之誣其在冠儒服儒之
列者豈可無為先賢扶倫紀之舉也耶今者僉尊外
假辨誣之名自不免黨私之嫌言言爽實字字反常
搆誣鄙等小無顧藉必是先入之惑動於浮言而然
也鄙等請據實畧陳之可乎噫倫紀之變人人之所

附錄

可忠烈公集卷之四

共討而彼河錫中族祖龍翼舊譜以同正公諱成爲
忠烈公七代祖矣今出新譜以同正公冒錄於晉陽
河白富獨子義之行註其傍曰戈邊近似是必兄弟
故因叙其次云無他可據之證而只以一戈邊之近
似追定倫紀於累百年之後僞冒其五祖僉尊若以
是爲信蹟則郭崇韜唐李昇恨不遇僉執事而永作
千古之罪人也惟彼兩河之爭孰是孰非乃是當者
之私闢初無關於士論而先生變系之誣不得不痛
辨而釐正之也是以狀辭中只討晉譜主事人之駭
妄而已初無一言半辭之拖及於河氏者而僉尊惡

其或逼於根本之地引出題外說者無乃誅意之法
耶彼河氣焰誠可怕也廣引黨援驅勒爲說以售鉗
制之術而鄙等雖是孱劣亦何可恐觸河錫中之怒
不敢辨忠烈公之誣耶然而鄙等當初只破僞譜以
正先生之系而止矣今者僉尊語及莫重之地其所
設計極其危險慄悸之至不可不原其根而說去之
辨難之際河氏事自然宣露非樂爲也僉尊使之然
也重犯衆怒尤不勝悚怖之至而或冀僉尊公聽並
觀留神垂察焉僉尊以貫晉之說峻斥鄙等而先生
親筆詩章或書丹溪河某或書赤村河某赤村卽丹

溪古號是非姓貫之明證耶皇華集二十八員之酬唱 天使也二十七員皆書姓貫而先生獨書別號耶僉尊以安東籍爲貫晉之證而河錫中所謂癸酉籍有前後二本前一本以四祖職啣之違格見屈於河始澈後一本卽今之僉執事執言鐵案而首行書以朝散大夫直提學先生時帶啣卽中訓而此云朝散者已相左矣先生之拜直學在癸酉春先生修單必在癸酉式前一年壬申何以知明春之移直學而預書之也明的證左載在西厓先生文集雜著焉可誣也其所變幻東綻西露莫掩瘡疣是可謂信蹟耶

錫中族祖河叅奉龍翼已去戊子撰忠烈公遺事其中有河氏世系圖而首題晉州之丹城人丹城卽古之丹溪也其下又書曰世稱丹溪先生而懸註曰貫鄉別號此則貫鄉因爲別號之證也刊布已久有目皆見此實河氏家乘而因卽投示松河此實不易之證而彼貫丹之河始澈旣云血孫故錫中或恐來頭有宗事爭奪之患奉先生而附晉譜者使彼貫丹之河歸於他族永絕後患之計而致有此數倫亂常之變僉君子苟或覷破其真贖則必也望望然去之豈可昵比而挽已耶僉尊又以鄙等之不信 御製聲

討方巖而已丑九月錫中始澈亦以此事已為對辨始澈斥錫中曰御製既有河氏家乘四字之證則此家乘必出於河氏諱其真家乘即河龍翼戊子刊布者粧出新家乘即河氏家乘偽造欺罔罪干罔赦因為鳴金訟冤錫中亦同時鳴金而始澈錚草啓下春曹錫中原情特書猥字勿施則朝家處分嚴明可謂已決案而秘諱欺眾闖時而發至使僉尊聲討將售其釀禍網打之計一邊揚言曰無論屏虎老少搢紳章甫一齋憤發狀頭數三員鈔朴某某人期使營門狀聞刑配云如許無理恐動之說固不足深怒而舉措

之乖戾爻象之駭悖令人毛骨俱悚僉尊且以棄世誼扶松人偏咎鈔洞朴氏單舉而詬辱之僉尊惑於偏聽而有此錯誤之舉誠極慨然彼河錫中自少來往朴氏宗家誼分素甚親密豈有一分纖芥之釁及至貫鄉是非起而貫丹之證多在朴氏家丙子禍變後忠正公忌辰其家並祭六位紙牌書貫其來久矣先生親筆書貫詩章古蹟多在其宗家及至中世陶谷公宗祐丙子錄及翊贊公崇古六先生遺稿小識皆有貫丹筆證而到今錫中斥之以偽造為朴氏者其可顧世誼而誣先蹟耶且河氏家乘琥珀一名之

說錫中推諉於作故之朴參判基正曰壬子春自
上因朴台之所奏達有此 全書中所錄云而壬子
一年朴台在寧越任所元無入侍事故其家子姪呈
單禮曹而申辨之錫中語屈致憾尤甚棄世分忘親
誼自錫中先之也僉尊若曰易爾世守之見背爾先
稿之證恣爾先親之誣惟媚於世誼家云爾則反道
悖理莫此為甚天下寧有是耶大抵貫丹之證安河
之所仇怨而松河之所藉重非有所扶抑事勢然也
僉尊全昧裏面而有此咎責耶惟彼松河蟄伏廢鄉
與世相忘為安河者不相干涉置之於彼為彼我為

我之地則必也帖然卒無事而一往再往曰是曰非
飶舌蜂囊自取毒螫激以成怒終至於莫可收拾之
境者是誰之咎也到此地頭愛莫助之而困蹶之闕
無所發怒移乙於朴氏興訛造誦唱動遠近而自作
孽其可追耶來通謀亂先生之先系云者乃是聲罪
執言之大櫛柄假如執事之言姓貫苟同則諸派中
擇其華闊換祖而冒系是當然底道理耶所執如是
則人道幾乎熄矣是豈不大可懼哉噫昌平之里干
戈不入而誣先生蔑倫偽譜不但遍行於四道先生
院宇咫尺之地亦有畱置者神理人情不甚相遠先

生如水之靈想必愀然不悅於冥冥中鄙等藝性所具不忍崖視起而釐正况乎居在院底事同一家之如朴氏者其駭愕憤惋尤當如何只以不悅於安河故酷被僉尊之嚴斥至以忝祖忘先責辱之彼換父易祖之如河錫中者方可謂孝孫而無忝祖耶嗚呼名鄉之碩德僉君子必不爲此舉措而通下數十百名帖幾盡是名賢碩胄衣冠巨闕鄙等之惑滋甚實不知其由况且朴氏嫌家尤當閉戶歛迹之不暇而一並靡然有若乘時逞憾者然其在別嫌之道固不當如是揆以賤慮悖通文字必出於一人之手偷名

暗錄似是太半或拘於顏私不見通辭面許而心不許者亦必居半其餘必爲怪鬼輩訛誤而起也倘知梗槩之如右則亦將幡然改悔矣鄙等不勝訝鬱之忱如是縷縷仰溷僉尊之痛斥破譜果是實情則鄙等更無望矣不然則必不與蔑倫之徒同歸一套須卽賜答明辨而痛言之以破鄙等之惑千萬幸甚

辛卯十二月初二日大邱洛濱書院會員幼學崔洵趙錫麟崔夏鎮柳成集全五善崔永鎮柳養文李基榮蔡沁徐廷玉都晚珪李浚成繼魯李瀛李邦儒鄭惟燮禹鎮國蔡淳鄭有民鄭錫龜孫廷煥

河忠烈公賈希辦語錄卷四

徐駿烈進士李文煥都錫珪朴履坦都行魯○葑
谷幼學李以謙姜守欽李以載李雋永○仁同幼
學張有潑宋欽秉申宅和○星州幼學李心浩李
禧永都箕錫金温慎基善崔永羽盧汲進士李在
衡李海禹李源實○高靈幼學金亨剛金鏗朴振
國○三嘉幼學鄭師益○晉州幼學鄭益璉○居
昌幼學尹東莘金就漢○密陽幼學金志泓○尚
州幼學金益耒鄭惟七蔡圭禹孫鍾大柳永春成
在七金樂永○咸昌幼學申吉會申喆會○善山
幼學趙鎮命郭鎮翼沈宗澤沈完澤權瀛崔雲翼

崔元植尹錫五先生外孫幼學金煥金時德金時
謙金時獻申冕直等

安東屏山書院答洛院通文

即奉來諭兼獲鄙鄉西岳會中投通貴院者而見之
讀之未半不勝愕然之至凡係六臣諸先生事蹟無
論大小久遠竽洞文獻最為可據生等寧或叅聞於
斥論竽洞之說乎近來公私爭辨之文字不告事實
列書播紳章甫之名帖誠甚可憫雖以西岳通文中
鄙院六七人言之面而招問皆曰初不知通辭之如
此仍各自割其名以去鄙院所屬之外不必問之故

附錄

河忠烈公賈希辦語錄卷四

西岳原通即為封還恕諒幸甚

辛卯十二月十五日屏山書院都有司前郡守柳
喆祚齋有司幼學柳夏祚李一相會員生員安爾
鎮李爾龍幼學金相衍金在根安憇金世緯柳敬
睦柳崇睦李楨輔李楨模金重休李漢鳳生員柳
進明李重錫進士權珪幼學李守璧金重學柳進
翰柳進文等

此亦中鄙院所屬李敏華柳南春柳家臨柳庭
睦柳進琦柳進喆柳進儒則副各金泰霖亦始
也割名翌日來言與河氏有甥妹之誼
阻隔可慮還附其名而去並賜俯諒

晉譜毀板後善山月巖書院送洛院通文

伏以生等生長河忠烈桑梓之鄉酌丹泉之水酌先
生之祠于今數百有餘歲文籍昭在見聞親切但知
先生貫之為晉州先生號之為丹溪而迺者伏聞僉
尊以為晉州非先生之貫而丹溪實先生之貫生等
平生初聞不勝驚愕僉尊果知先生之號之何以為
丹溪乎丹溪之水出於本邑之城西而先生家居其
傍因以為號至於先生之貫鄉則本族而有譜牒焉
本邑而有誌案焉皆謂之晉人碣文即張文康公族
軒之所撰三仁錄即宋文正公尤菴之所序而亦皆
謂之晉人月巖書院即崔訥齋之所創建而題板以

附錄

河忠烈公傳系序卷四

十二

河丹溪金籠巖李耕隱並稱其別號遺墟閣上樑文
偉詩曰丹溪自是先生號此皆本邑之信蹟也亦惟
我 正宗大王以貫天人博古今之聖人配食先生
於 莊陵而誌文 若曰河緯地號丹溪晉州人大
哉 王言既成金石不刊之典而凡爲我東臣民者
孰敢違越 聖訓而私爲異論於天爲忠賢陰隲先
生 景泰癸酉之籍出於安東信乎所不能者人而
所能者天也欲知貫鄉莫如帳籍關和鐵券 王府
則有又何待於許多文蹟哉然而僉尊不信古人不
信 王言不信先生自爲之籍而乃以遙遠之皇華

集爲證僉尊果知皇華集之凡例乎 天使交際事
體嚴重外國陪臣本不敢書貫書號爲適均之禮則
僉尊之欲以此瞞人其計亦踈矣其曰丹溪河公某
云者乃是六臣遺稿中語而旣曰河公則可知非先
生之親書其下又有節齋金公某處則此爲或書貫
鄉或書別號之明證僉尊若以丹溪爲先生之貫則
亦將以節齋爲節齋人耶生等只爲辨先生貫鄉之
受誣不欲辨松河之真僞然數三百年無形影之事
已是荒怪之甚僉尊若欲粧出松河爲先生血孫則
改其人丹溪之貫謂之晉州猶之可也必欲改先生

晉州之貫而謂之丹溪者是豈敢言之地而忍爲之事乎先生之無血孫卽朝家之所知已於肅廟朝特命殉孫承祀英廟朝蔭補嗣孫贈先生爵諡至有不祧之命到今事體雖有所謂眞箇血孫亦不敢復論况販商奸猾之徒爲締結冒托之計乎且聞彼河有一國鉅富之名遠近悠悠之說不勝其狼藉生等相悉之間雖不敢以是疑於僉尊然世上人口有不可盡掩則亦豈非僉尊之所避嫌處乎於乎先生生死之遭其亦悲矣生逢慘禍旣不能保軀命於當時歿無嗣續又將不能保姓鄉於百世之後

秉彝所同只當搢腕痛斥之不暇又忍爲推波助瀾眩亂是非使堂堂節義之大賢竟作無號之先生耶惟彼竅洞之朴氏以醉琴軒之後孫不念契分之重和附松河隱然自作契家之叅證其亦不仁甚矣至於鄙鄉之僞通亦多冒錄名帖爲松河右袒此則非生等之所知世道之寒心一至此哉嗚呼吾曾可箭公議難誣憤慨之至言不知裁伏願僉尊博考文蹟恢張公議幡然改圖同聲共討使松河不得售其奸而先生貫鄉不至受誣之地千萬幸甚

辛卯十月初一日月巖書院公事員幼學金塚生

員洪在學製通幼學盧宗玉金弼永寫通幼學鄭
觀默曹錫漢生員盧受龍尹永燮金麟壽幼學盧
敬杰金鼎壽金晉溫盧明琇盧明琢鄭天默盧明
龍金在植金在元鄭仁浩金基昌盧玄玉金基華
金英壽金圭金必準金必鉉金在忠朴光夏朴光
魯金羽祥金羽漸金麟五朴維煥朴世郁朴世教
吉應五生員朴龍煥幼學高麟瑞吉應鶴都必昇
趙得和李秀春李秀白金秀元金秀璜 存 金禹烈
去 任道坤曹淵道曹聲道權章必權在必朴俊宅
存等

洛院答善山月巖通文

伏以辨是非別淑慝一出於公平則方可謂士論惹
開端驅勒人或涉於偏私則其可曰士論耶迺者晉
河新譜出而變系亂倫之誣至及於忠烈公河先生
其在冠儒服儒之列者藝性所具豈可使誣先生之
偽譜一刻畱置於斯世也耶僉尊以破譜之逼撥於
安河偏聽一邊而盛氣費辭投示乖激之通援據失
實責諭乖當是豈公平底士論耶僉尊何以捨河叅
奉之真家乘證河錫中之偽家乘也已去戊子錫中
族祖叅奉龍翼撰忠烈公遺稿而因附刊其家乘首

附錄丁

河忠烈公遺稿卷四

行書以晉州之丹城人丹城卽古之丹溪也又曰世稱丹溪先生懸註曰後人只稱官職未安故以此稱之蓋取貫鄉別號而先生所居村前有丹泉故也云云以此觀之其曰世稱云則非先生自號可知也其曰只稱官職未安云則無別號之傳後者可知也其曰貫鄉別號云者先生多少詩章皆書丹溪河某故後人見聞習熟於丹溪二字因以稱丹溪先生此貫鄉別號之證也其曰所居村前有丹泉故也云者蓋所居之丹雖非貫鄉之丹而地名相符故後人渾稱丹溪先生而因以爲先生號之謂也如醉琴軒三字

本非忠正公之別號而以世稱因以爲忠正公之號也忠烈公丹溪之號亦此例也然則於此貫鄉別號四字先生貫丹之證益昭然矣而彼河錫中者惡其松河之同貫違其世傳之譜乃以其祖同正公成冒錄於晉河譜十世單傳河白富獨子義之行曰行序相合必是兄弟也無他可據之證而只以成與義字戈邊相似追定父子兄弟於累百年之後因冒他五祖換父易祖誣辱先生如許亂常之極變怪僉尊視之以當然底道理而讎視破僞譜者抑何意見也破譜通文自月巖先之也而背其本鄉之公議如是強

解事而亂聒者尤所未曉且寒岡集第二卷下編問
答類聚曰善山金烏院儒生問金先生澍居於新谷
之籠巖鄉人稱之以籠巖先生若入書院則亦以此
號書之於位版耶答曰未知如何稱號又問河先生
緯地亦無稱號或云因其所居里稱以延鳳云如何
答曰恐未安云然則其後月巖位版之題以籠巖丹
溪皆因世稱之號而然也先生之素無稱號既有此
不易之證則先生親筆之丹溪屬之於別號可乎屬
之於貫鄉可乎本鄉先父老及當世大宗師所不知
所不言之號後生能知之能言之後生真可畏也噫

昔之人歸之於無聞知則朴氏之不變世守之見宜
乎見斥於一善自多之僉君子也丹溪既非別號則
乃是姓鄉而先生家禍變後更無貫丹之河而舉世
之以河爲姓者皆貫於晉且先生考郡事公自晉移
善故後人誤認以貫晉貫晉之許多文案皆是後人
之追錄亦何足多辨也至若錫中所證安東之籍亦
有前後二本之異前一本具書四祖而以職啣之違
格外鄉之變貫見屈於河始澈而又創後一本卽今
僉尊所執言而爲鐵案者安東年久之籍何其朝變
夕改也雖就是籍而言之癸酉春先生官啣乃是中

訓大夫而書之以朝散大夫其他違錯處亦不一而足其詳載在西厓集雜著以僉尊高明之見猶有所未考之文案耶其所變幻東綻西破莫掩瘡疣誠不滿一笑而又敢提莫重不敢言之言以爲鉗制釀禍之舉而此一款亦於己丑九月已與始澈爭辨而彼此同時鳴金錫中錚草已歸勿施之科到今追提義分之所不敢僉尊陷人之術恐是自陷之道也何其不思之甚也至於皇華集證援僉尊以不知凡例譏嘲鄙等之無識而六臣遺稿乃後人追錄故二十八員皆以公字尊稱之至於皇華集元本則待 天使

敬謹之地外藩陪臣何敢書公字耶各書某貫某乃分之宜而 天使還歸後匪懈堂以 天使見贈韻私自求和於儒林則金節齋書以別號乃例也而僉尊引以爲或書號或書貫之證引彼二十八員以外人有若同時唱和者然傳會爲說欲以賺俗眼是乃迷藏小兒暫刻欺伴之術堂堂士君子之筆忍爲此黯黹情態耶是所謂淫辭知其所陷也僉尊果得見皇華集而如是抗顏質言自許以識凡例也受賂陷人之誣言之汚口彼河貧殘之說出於鄙等之口則僉尊必不信之而法興李經歷子姪大言曰河始澈

闔族之貧寒吾輩之所稔知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而必以財利上贓污之說白地誣人吾所不知云彼於松京身親見聞之事此可謂公論而所不見所不干之人只憑風鶴東唱西和謄諸悖通證之法司汙巖人構陷人心之危險胡至此極也噫嘻彼河叅奉所刊譜行于世已久有目皆見當初安河投示松河繼世連信至於錫中源源來往彼河裝送贖賄待以右族于時必無戕害之心而彼貫丹之河旣云血孫而近者綿綿滋蔓粗解文字或恐來頭有宗事見奪之患奉先生而附晉譜使彼貫丹之河歸於他族而

永絕後患之計也今渠所遭乃是自取而困斃之闕無所發怒移乙於朴氏興訛造誦無所不至大抵安河之於朴氏世分之自別舉世之所共知也彼河錫中自少源源來往於朴氏宗家情義之無間然者殆三四十年及至貫鄉是非起而貫丹之證多在朴氏家先生親筆書貫詩章古蹟畱在其宗家而朴氏中世陶谷公宗祐所撰丙子錄及翊贊公崇古所撰六先生遺稿小識皆有貫丹筆證而到今錫中斥之以偽造且河氏家乘琥珀一名之說錫中推諉於作故之朴叅判基正曰壬子春自上因朴台之所奏達

有此 全書中所錄云而壬子一年朴台在寧越任
所元無入侍事故其家子姪呈單禮曹而伸辨之錫
中語屈而致憾尤甚棄世分忘親誼自錫中先之也
其可顧世誼而受厚誣耶僉尊若曰易爾世守之見
棄爾先稿之證忘爾先親之誣惟媚於世誼家云爾
則反道悖理莫此為甚天下寧有是耶大抵貫丹之
證安河之所仇怨松河之所藉重非有所扶抑事勢
然也僉尊全不知裏面而以謂彼朴受重賂而扶松
商蔑世誼而陷安河其所醜詬罔有紀極僉尊與朴
氏本非嫌怨間而構虛捏無必欲陷於罔測之地此

何舉措也此何心術也嗚呼僉君子俱以名鄉讀書
飭躬之士胡然而舉不免河錫中之圈套中錫中亂
倫而從以助之錫中誣人而從以和之左之右之唯
錫中是聽為錫中地則至矣而為先生地則蔑如也
變其貫亂其系而猶曰吾曾可箭嗟嗟古之君子為
先賢而袒胸今之君子誣先賢而受箭一善半鄉之
士却是見不到而然耶泰山之重慎勿輕易而虛擲
也僉尊虛張氣力而恐喝之者九極可駭其所揚言
無論屏虎老少搢紳章甫一齊憤發云云而龍宮都
會偽假而助已勢左道通諭加數而號七百為此詭

誦之舉者是乃介冑士欺敵人之術是豈章縫人待
士友之道也耶安禮聞審慎而識事理者以偽通暗
錄齊憤一邊割名一邊發通斥彼自明僉尊亦必爲
安河所訛誤而然也其在無我負入之道或冀其幡
然改悟敢將芻蕘之見仰溷於僉執事幸須平心降
氣務歸至當之地慎無與悖倫亂常者同歸一套幸
甚

辛卯 月 日大邱洛濱書院會員幼學崔洵趙

錫麟崔夏鎮柳成全五善崔永鎮等

不盡錄

附 先生外裔答月巖書院通文

伏以慕賢崇節士林之所同然敗倫亂常彝性
之所共討則生等雖甚魯劣公憤所激豈可無
一言辨正於外先祖忠烈公河先生橫被罔測
之誣乎慨苑之至畧陳顛末伏願僉尊垂察而
深量焉往者辛未冬生等以省楸事過古方山
下謁先生墓見其碑文則陰記書貫晉陽前面
書之曰 朝鮮司諫丹溪河先生諱某之墓心
自疑惑歸語家庭王考有訓曰立碑請文吾族
祖竹溪公之事也龍蛇之變旣失舊刻與譜牒
六臣之事爲世所諱不得見遺文秘蹟但因邑

誌之文致有陰記之晉陽而碑面依舊書丹溪
河先生蓋舊刻之陰記雖失而碑面之大字行
路之所見家庭之所聞猶有不磨滅者存故耳
今則先生親筆詩章公行於世而有曰丹溪河
某又曰赤村河某赤村卽丹溪古號也碑面之
丹溪二字吻然相合先生貫鄉的是丹溪而陰
記晉陽傳襲之誤仰承明訓銘肺久矣不意晉
州河氏新譜出而誣辱先生上添他祖下絕親
子變貫亂倫之誣罔有紀極故洛濱道會時生
等亦仄多士之末而呈營破譜非有扶抑於彼

此也惟爲辨正先生之貫鄉也迺者僉尊偏聽
一邊之言飛文洛院詬罵道儒其所謂見聞親
切者何處見聞而若是模糊也先生丹溪之貫
非謂其本邑城西之水而本出於陝川丹溪之
縣時人之稱河丹溪者有如朴平陽成昌寧之
例也城西之有丹溪水者亦如嚴陵瀨來蘓渡
之謂也僉尊俱在先生桑梓之鄉但知城西之
有丹溪水而不知丹溪水之爲丹溪若曰居在
丹溪之傍而號稱丹溪則赤村河某云者居在
何村而號稱赤村也赤村亦本邑城西之赤村

耶月巖祠版之題以丹溪者有若別號而題版
時先生之無稱號特書以貫鄉別號此載寒岡
文集中而喚醒堂三仁錄亦足以破疑也本邑
信蹟無過於此則其所謂文蹟昭在者亦何等
別件文蹟耶來通辭意如鵲吞棗不憂先生之
失貫而惟恐先生之無號期欲貫晉而號丹先
生稱號自是延鳳也雖不變本貫豈有無號之
憂乎假使無號不害爲節義之大賢就以六先
生論之當時之有別號者只是成梅竹而已醉
琴延鳳則後學之追稱而三先生皆無別號然

則三先生不得爲節義之大賢耶行賂受賂之
說正所謂含血噴人自污其口此何足多辨哉
大抵君子之爭必以義理而僉尊則不然惟以
悖倫亂常之類爲之頭目而甘爲附從其本亂
而未治者否矣苟觀者縱或不言獨不愧於心
乎生等既有家庭之間誓不授名於僞通而家
叔啣字亦在其中背面而書之者誰也行臆而
勒之者誰也責人冒錄而自犯冒錄世道之寒
心一至此哉嗚呼吾頭可斫先生之貫不可改
也茲以發文輪告家叔啣字急爲割送僉尊亦

皆平心正慮使吾先生之靈保其姓貫於冥冥之中辛甚

辛卯十二月初十日忠烈公河先生外後孫
金時德金時謙金時獻等

洛院答月巖再通

月巖通
文失

伏以僉尊前通以忠烈公河先生貫鄉論辦事責諭鄙等極爲乖當故援據實蹟條列奉告者蓋出於破惑息開之意而今奉回諭辭氣之間鋒穎比前稍殺似是回悟之漸鄙等請因其端而開導之務歸至當之地可乎來通中上款之不必干不足辨之諭似出

於不較之量是則愧謝處而下款分疏終不免屑屑無乃語屈處則無以辨別而姑置之外示紆餘之意而先入之惑猶未盡釋然而然也耶本邑文蹟之費辭歷陳何其重複也鄙等畧已辨說於前答通及辨破錄更不必疊床而至如三仁錄中所載善山邑誌元無貫晉證而只曰世居晉州移居善山云若以世居謂貫鄉則世居善山者皆貫善山耶彝尊錄曰晉州人居善山云郡事公世居晉州故以時居謂晉州人僉尊若以是爲貫鄉之證則南秋江乃是生六臣之一爲六臣立傳信筆不下於彝尊錄而曰善山人

附錄

可貴公貫彝尊錄卷四

二十四

此亦以時居言也時居一也若以晉州人三字爲證
貫晉則善山人三字亦證貫善耶大抵忠烈公闔門
禍變後更無貫丹之河舉世之以河爲姓者皆貫晉
州而郡事公自晉移善故後人誤認以晉州凡他籍
晉文蹟皆是後人追錄固不必憑信也僉尊但知本
邑文蹟云則金烏儒生以河先生題版事就質於文
穆公亦非本鄉古蹟耶儒林間至重之舉將稟於當
世之大宗師其可以一儒生私意見自專耶必也一
鄉僉君子同叅定議然後始爲徃復之舉其曰先生
素無稱號云者非院生之私稟乃舉鄉員之所共稟

而文穆公當時之著龜亦未詳稱號只答曰恐未安
然則先生之素無稱號有此不易之證先生之親筆
丹溪非號而貫乃是鐵案本邑之千百文蹟都不如
此一案之明的而僉尊反斥自家先父老之實蹟謬
守後人所追錄之邑誌在邑誌則親切在先輩則疎
斥使大賢便作無號之先生云者責有所歸三百年
後後生何以優於去古未遠之先父老也昔之人歸
之於無聞知而然耶先生手筆寒岡遺集先輩古蹟
都歸之於傳會之言則一善後生真可畏也皇華集
或書貫或書號之說僉尊一向堅執鄙等之惑滋甚

矣對 天使同席唱和敬謹之地二十八員固不敢書號而金節齋追私唱酬姑無壓尊之嫌壽位俱隆衆中獨書號有何不敢僉尊既知不同時則後時之事何以援入於皇華集凡例也以是立證誠亦踈矣至於朴翊贊公小識南秋江曰善山人張旅軒撰碣曰晉州人今按先生親筆姓鄉稱以丹溪三角山聯句亦云赤村丹溪赤村皆丹城古號疑先生本貫實丹城秋江所記指時居而言也云云而今者僉尊援去貫丹緊節拈出一疑字爲執言欄柄誠可笑也蓋凡後人之於先輩記事雖的知差誤直斥其非有所

未安例下疑字或恐字亦是自謙之意也一善文學之士何其蒙然於這箇道理也誠極悶然而實丹城之實字乃是實之實字而闇然刪去只以一疑字謂非貫丹之證而反以子孫不體祖先之意峻斥而痛責之者亦豈成說乎仁鄉先父老之可據信蹟歸之於傳會之說小不顧藉僉尊體先之道何其反常也河叅奉家乘既曰丹城人又曰貫鄉別號云云是以鄙等習知彼河之貫丹何以逆覩其後孫之卒然變貫於今日而預爲之辨難也欲以禦人而口亦不給以是爲和附松河之職真是誠辭知其所蔽也屏

通之意只出於不爲已甚者云乃僉尊之臆說甥妹
舅甥之親亦皆一劍兩段俱割其名不爲已甚者果
如是乎至於安東籍則一本歸虛又創一本三百年
古蹟何其朝變夕改耶此外違錯處不一而足彼之
巧僞之狀曾已奉諭而守株之見猶以 王府之帳
籍一向誣證耶河氏家乘事當初河錫中全然牢諱
曰吾家元無草家乘云而號丹溪晉州人璉班疑璉
珀一名等說一並推諉於永平李相之所奏達而其
發明書曰鄙家本無草家乘持而往來事辛亥六月
累次往見大臣大臣問璉班之有無而池璉池班兩

池字始見於大臣撰輯中云云迺者故相親姪李善
永辨誣長書出而彼河欺誣真贓綻露無餘其書畧
曰河氏家乘卽河學海所撰忠烈公事畧亦河氏所
撰而河氏家乘撰輯訖後還爲持去忠烈公事畧
尚在此處則彼河氏書中鄙家本無家乘云者其意
叵測云云大抵 莊陵史補撰輯時 國乘野史小
說數百件盡爲搜入引用修潤而河氏家乘亦入其
目錄中隱錄以河學海所撰訖役後還持去忠烈公
事畧尚在李相家故鄙等亦見謄傳者貫鄉及別號
皆在其中河學海草家乘作晉河其子龍翼印家乘

作丹河父子異本理外之變彼家一悖孫前以孫而易其祖後使子而反其父其家家變已無舉論而罔赦之罪又上欺 君父故自秋曹以偽造家乘欺誣朝家八字定罪名有照律刑配之關如詐劇罪之人凡有尋性者孰不欲明張致討而僉尊齊聲力護曩時之反驅正論者於罔測坑坎聲罪釀禍尚令人慄悸彼之欺誣情狀及己丑猥字 處分前通中已爲提警而終不知戢猶以 朝家定奪等語復踵前習噫避凶趨吉人之常情而錫中於僉尊有何所重寧陷黨惡之罪不忍負一錫中而甘與同歸於罔 上

之科豈非慨惜之甚者乎橫逆之來不足甚怒當守無辨之戒而目今僉君子舉措自投坑穽而迷不知返僉尊則讐視鄙等而鄙等則不忍坐視其陷溺如是縷縷以開悔悟之路望須幡然回惑及時歸正幸甚

辛卯十二月

日大邱洛濱書院會員幼學崔

洵趙錫麟等

名帖不盡書

慶尚道善山儒生郭鎮翼等禮曹呈單

伏以忠烈公河先生諱緯地卽 端廟朝六臣之一也貞忠卓節爲百世之師表退溪晦齋兩先生私話

附錄

可忠烈公贊系序卷四

二十八

錄有曰我東方節義道學之傳鄭圃隱以後河朴兩先生爲首蓋先正推尊以道學正傳不但爲一忠臣而已是以七院崇奉八域景仰苟有一毫污誣於先生者環東土冠儒服儒者孰不明目以辨之乎粵自伸雪以後本孫孱微奸僞窺覲安東有姓河而貫晉州者自造分財之僞券誣稱先生之遺意而券中者證僞者已死之伯兄及在外之樗軒署押欺罔繼後遂改先生丹溪之貫移冒渠家晉陽之本蓋先生之本貫丹溪既有先生親筆藏在忠正公朴先生嗣孫家而又有成忠文公所著三角山聯句序 世宗朝

二十八學士皇華集所載昭然可考朴忠正公之孫翊贊崇古斷案昭在蓋朴氏家並享六先生時祀版祝式皆書貫鄉故斷然以丹溪立證而晉河之絕悖者肆然以先生合譜於晉州河文孝公世系添先生素無之祖絕先生同禍之子變亂氏族敦絕倫紀其爲誣辱先生何如哉何幸士氣齊憤公議峻發本道儒生一百九十八人同會于洛濱書院先生妥享之所發通聲罪呈營查辨晉河之奸贓畢露四道刊布之譜各自巡營行關毀破幾年變幻之誣一時昭誓而第念河先生祀版尚在晉陽河氏之家陷中書貫

仍冒晉陽偽譜雖毀而神道之誣辱自在正論方興而士林之公憤愈激卽發改題之議而其在重事體之道不可無大宗伯之知委故茲敢不避猥屑前後辨誣文字營邑題決並爲帖連仰籲於掌禮秩宗之下伏惟細細照察後行關於本道一依朴氏家最初並祭六先生祀版舊題復以丹溪亟安神道之地幸甚

辛卯八月十八日善山幼學郭鎮翼沈宗澤趙鎮命趙鎮常崔雲翼先生外後孫金燾金時德等

禮曹背關

徐公俊輔時爲禮曹堂上

禮曹爲相考事背書呈單是置有亦按此儒狀叅以四道巡營決折之文蹟則貫晉州河姓人之冒錄河忠烈公於偽譜者纔已毀其書罪其人而忠烈公貫鄉之爲丹溪於是乎歸正是如乎今於士論之齊發祀版陷中之誤題者不容仍置乙仍于茲以背關爲去乎到卽嚴明分付於奉祀人處與儒生一同入審改題後形止牒報之意安東府良中知委施行宜當向事合行移關請照驗施行須至關者右關慶尚道觀察使

春關到付後洛濱儒生稟目

附錄

河忠烈公貫系游歷錄卷四

三十

伏以去五月間以晉河偽譜變亂忠烈公河先生先
系事生等呈狀毀破矣伊後安東居河生錫中一邊
搆呈議送一邊喉出儒狀而匿不以示不知狀辭之
如何而繼以投安禮一善十餘邑偽通雜引先生貫
晉證援而舉措駭悖辭意陰險以爲鉗制釀禍之舉
觀此悖通其呈狀辭意可以想得矣生等卽當對舉
辨誣而意外事端徐觀動靜然後可以應變故忍而
至此矣今者禮曹背關下來而以先生祀版陷中改
題丹溪事辭意極甚申嚴故茲以到付而既有是狀
則生等被誣顯末不得不畧舉尾陳之伏乞小垂察

焉彼之執言欄柄以安東舊籍爲先生貫晉之證而
渠所謂安東籍有前後二本前一本具書職啣姓諱
本貫及四祖而已於己丑秋與河始澈對辨京司以
職啣及外貫之違錯見屈後一本卽今彼邊之所藉
口爲鐵案者而安東年久之籍何其朝變夕改也就
是籍而言之首行書以朝散大夫直提學而 景泰
癸酉春先生官啣乃中訓大夫也其他相左者不一
而足其詳載在西厓集雜著焉可誣也其所變幻東
綻西破莫掩瘡疣誠可笑也且引莫重不敢言之言
而 君父齋號筆之於是非文字上已極無嚴而此

事亦於己丑九月河錫中已與河始澈爭辨而彼此一時鳴金錫中銜草終歸勿施之科而今者錫中間然掩諱誑惑私黨舉重聲罪欲售其釀禍網打之計吁亦憯矣彼安禮之累百多士俱墮錫中術中者誠是意外心竊訝惑矣近者詳探彼中事機則偽通中名帖錫中姻黨若人以外皆是暗錄左上道士論大激舊家巨族峻斥錫中舉皆有自明之意今方一並割名於此一款錫中許多欺誣之狀可以類推矣餘外辨誣諸條煩不敢盡達於狀辭中別搆辨破錄一小冊見下茲敢帖連號額於棠陰按法之下簿牒之暇

一賜崇覽則神鑑之下是非立判錫中前後所犯俱系罔赦且有春曹嚴關而錫中今方上京與河始澈爭辨待其下來更自營門一番痛繩一以懲亂倫誣賢之罪一以施誣人反坐之律千萬祈懇事謹冒昧以陳

辛卯十二月初六日洛濱書院會中幼學崔洵等

二人著押

營題

朴公岐壽

大抵此事久遠而且重不可輕易言之而此呈彼呈有若凡民之爭訟者然多士之不思何其甚也春關雖下在本道不可率爾決處事

附錄

可已司公實系詳歷卷四

三十二

安禮通文辨破錄

晉州河氏戊子新譜出而忠烈公河先生橫被變
系亂倫之誣凡在冠儒服儒之列者彝性所具固
不可袖手岸視畿湖完三道先已巖關毀破公議
槩可見矣况此大邱洛濱書院卽先生妥靈之所
而院底咫尺之地誣系偽譜有肆然畱置者神理
人情不甚相遠先生如水之靈想必愀然不悅於
冥冥中矣多士之出入是院者豈可使如許誣譜
一刻畱置而亂倫紀也公憤所在呈營燒毀豈出
於爲先生之血忱而左之安禮等十邑右之善山

飛文而詬辱之呈狀而誣捏之此必是全昧本事
偏聽一邊而有此舉也茲以舉實條列以破先入
之惑云爾

河錫中族祖叅奉龍翼已去戊子撰忠烈公遺事
其中並錄河氏世系而譜圖首行書以晉州之
丹城人丹城卽古之丹溪而又曰世稱丹溪先
生懸註曰後人以只稱官職未安以此稱之蓋
取先生貫鄉別號而先生所居村前有丹泉故
也云云以此觀之其曰世稱云則非先生之自
號可知也其曰只稱官職未安云則無顯然別

號之傳後者可知也其曰貫鄉別號云者先生
多少詩章皆書以丹溪河某故後人見聞習熟
於丹溪二字因以稱丹溪先生此貫鄉因爲別
號之證也其曰先生村前有丹泉故也云者蓋
所居之丹雖非貫鄉之丹而地名旣已相符故
後人混稱丹溪先生而因以爲先生之號之謂
也如醉琴軒三字本非忠正公別號而以世稱
醉琴故因以爲忠正公之號也忠烈公丹溪之
號亦此例也然則於此貫鄉別號四字先生貫
丹之證益昭然矣

晉陽河譜卽景泰辛未文孝公演所撰而其始
祖琮生永尚永尚生孟恭孟恭生元慶元慶生
白富白富生義義生保保生直漪直漪生楫楫
生允源十代皆單傳至允源始云子孫衆多而
今河錫中新譜以渠祖戊子譜所稱忠烈公七
代祖成添錄於河珍五代孫白富獨子義之行
傍註曰行序相合必是兄弟也無他可據之證
而只以義字成字戈傍之相似追定父子兄弟
於五百餘年之後變貫易祖之誣至及於通國
共尊之大賢而今之言者偏咎破僞譜必欲陷

害之黨私之極喪其彜性而然耶蓋安河已去
戊子譜刊布已久有目皆見此實河氏家乘而
曾以投示松河貫丹之證如是明白而彼錫中
之必欲投晉者蓋有其由彼貫丹之河始澈既
云血孫而渠家納券繼后後雖有 朝家成命
世或有雌黃之議故恐或將來有宗事爭奪之
慮奉先生而附晉譜使彼貫丹之河歸於他族
而永絕後患之計也不然自家累世傳來之譜
何必背棄之如弁髦也傍觀全然不察而使是
非倒置者難免妄率之譏矣

惟彼兩河之爭孰是孰非乃是當者之私闢無關
於士論而先生變系之誣不可無一番申辨之
舉故狀辭中只討晉譜主事人之駭妄而已初
無一言半辭之拖及於河氏事而彼邊之人惡
其或逼於根本之地而引出題外說者無乃用
誅意之法耶彼氣力誠極可怕廣引黨援驅勒
爲說以售其鉗制之術而吾輩雖極疲劣亦何
可恐觸河錫中之怒不敢辨忠烈公之誣耶然
而吾輩當初只破僞譜以正先生之系而止矣
今者彼邊語及莫重之地其所設計極其危險

凜悸之至不可不原其本而說去之辨難之際
河氏真贓自然宣露非樂為也彼邊使之然也
重犯衆怒不勝悚仄而或冀其公聽並觀而原
恕之也
大抵忠烈公闔門禍變後更無貫丹之河而舉世
之以河為姓者皆貫晉州且先生考郡事公澹
自晉移善故後人多誤認以晉河一善誌及其
他貫晉文籍皆是後人之追錄固不足憑信而
貫丹文案之明的可據者實有不易之證如左
所陳覽者詳之

先生著述手筆尚存而或書丹溪河某或書赤村
河某赤村卽丹溪古號以此觀之丹溪非號乃
貫鄉而後人以官職稱之未安故輒稱河丹溪
如醉琴軒之稱以朴平陽者

津寬寺諸學士聯句詩皆書貫鄉而先生亦書赤
村河某 景泰庚午皇華集二十八員酬唱
天使也皆書貫鄉如河文孝公演亦稱晉陽河
演先生亦書丹溪河某敬待 天使之地二十
七員皆書貫鄉而先生獨書別號耶且晉之新
譜旣云同根則以昭穆考之文孝公於先生為

十三寸親以文孝公文章識見與之同朝仕宦而修譜時何不同譜而至有十世單傳之序文也同席酬唱而八十元老十三寸叔既書貫鄉則四十下僚十三寸姪獨書別號必無之理也已丑秋河錫中以貫晉證十餘條爭辨而皆歸虛妄最後以安東籍立證而安東籍有前後二本前一本戶中訓大夫司憲府執義河緯地年肆拾貳壬辰生本晉州父通政大夫司憲府執義澹祖朝奉大夫門下評理之伯曾祖通仕郎都染令同正胤外祖經歷俞勉本杞溪

按河始澈辨曰通政堂上正三品執義堂下從

三品

見官職考

朝奉我

朝從四品門下評理麗朝

二品

見官職考

階職相左俞勉仁同人

太宗朝乙

酉科持平父斯貴祖天佑曾祖成佐後孫泰章

肅廟戊子科考杞溪譜無公諱矣錫中語屈

後一本首行曰戶朝散大夫集賢殿直提學河緯

地年四十二壬辰本晉州父通

以下

第二行曰

妻金氏年四十三辛卯籍善山父承訓郎淑仁

祖通仕

以下

第三行曰率子虎童年十五己未

子白童年十三辛酉率奴南

以下

第四行曰介

年十五已酉以下皆奴婢上下四方皆腐傷
只有此片籍云
按此籍即今安儒執以為晉鐵案之證而一本見屈又翔一本雖據此籍而言之節節違錯西厓集曰余以承旨入直考魯山朝政院日記世宗朝命集賢殿諸學士撰歷代兵要至魯山元年癸酉春書成朝廷以酬勞之典加撰集諸儒臣資級河叅判仲章時帶職中訓大夫司憲府執義也以中訓陞中直公力辭屢啓不允請面對陳所懷亦不允末乃以去就爭之朝廷不得已改執義為直提學云既

曰不得已則乃勉副之意也然則中訓階必自如也而只移同品清職也何故奪從三品中訓而降從四品朝散也况籍法例於前一年磨勘而先生之移直學在於癸酉春則先生何以知明春移直學而壬申修單時預書直學也且前一本具書四祖後一本下段只書父字稱以古紙破折其所變幻東綻西破其可謂信蹟耶
一善誌即崔訥齋所撰而有曰晉州人云云錫中所證
按既以晉州人三字為信筆則一善誌書先生事實而有曰有子璉生員清謹有家行緣坐被

誅被拿之前從容處置家事有女適李惟義云
云均是一善誌則有子璉生員五字亦是信筆
而此一款初不舉論者安東籍既已不錄長子
故恐其相左而然也

蓮桂案五父子皆晉州人云云

錫中所證

按蓮桂案祖子孫三世六人同入而稱五父子
拔去生員璉亦恐相左於安東籍而然也以鑱
遮眼之術誠可笑也

張旅軒所撰碑文有曰晉州人云云

錫中所證

按碑文亦曰有子璉生員云既以碑文為信蹟

則安東籍何以拔長子也是籍之偽昭不可掩

青松讚慶樓卽先生考郡事公澹所創而記文曰

晉陽河澹記云云

錫中所證

按輿地勝覽讚慶樓記乃洪汝方所撰而其畧
曰郡守河君澹斯文友也又曰願名以記之末
段曰名之以讚慶云云若郡事公撰記則勝覽
何以捨物樓主人之文而取洪汝方之記也彼
錫中不知有勝覽之洪筆而必也變幻其文粧
出偽證耳

先大王手撰配食錄曰忠烈公河緯地號丹溪晉

附錄

河緯地號丹溪晉

三十九

河氏家乘必自河氏出掩匿真家乘

州人錫中所證

按此已於己丑九月河錫中與河始澈對辨而始澈以為御製既有河氏家乘四字之證則河氏家乘必自河氏出掩匿真家乘上見粧出新家乘偽造誣罔云云而因鳴金訟冤錫中亦同時鳴金而錫中原情特書猥字下刑曹勿施則朝家處分如是嚴明可謂已決案而掩諱欺眾肆然闖時而發至使十郡多士聲罪致討將售其釀禍網打之計而又嗾一善喜事輩聲言曰無論屏虎老少搢紳章甫一齊奮發期使

營門狀聞而狀頭數三員鈔朴某某人斷當刑配云如許無理之說誠不滿一笑而敢言不敢言之御製誑惑黨援跳跟而無嚴者罪犯罔赦誠可哀也

河氏家乘事當初河錫中全然牢諱曰吾家本無草家乘云而以號丹溪晉州人璉班兒名等說一並推諉於永平李相之所奏達其發明書曰鄙家本無草家乘持而往來事辛亥六月累次往見大臣大臣問璉班之有無而池璉池班兩池字始見於大臣撰集中云云矣近者得見故

相親姪李善永辨誣長書出而彼河欺誣真贓
綻露無餘其書畧曰河氏家乘卽河學海所撰
忠烈公事略亦河氏所撰而河氏家乘撰集訖
役後還爲持去忠烈公事畧尚在此處則彼河
書中鄙家本無家乘云者其意欲歸咎於吾家
而雖汗漫文字不敢臆定况他人家家乘其果
撰出者乎至於婦孺可知其誣且其所謂兩池
字始見於大臣撰集云者其亦構誣孟浪不言
可辨云云大抵 莊陵史補撰集時 國乘野
史小說數百卷盡爲收入引用修潤而河氏家

乘亦入其目錄中懸註以河學海所撰鄙等亦
見李相家所在忠烈公事畧謄傳者貫鄉及別
號皆在其中河學海草家乘作晉河其子龍翼
印家乘作丹河父子異本理外之變彼家一悖
孫前以孫而易其祖後使子而反其父其家家
變已無舉論矣

來通中以背世誼扶松人痛斥鈔洞朴氏有何的
見而偏加詬辱如是無難也彼河錫中自少來
往朴氏宗家誼分素甚親密豈有一分纖芥之
釁也及至貫鄉是非起而貫丹之證多在朴氏

家丙子禍變後忠正公忌辰其家並祭六位紙牌書貫其來已久矣先生親筆書貫詩章古蹟多在其宗家及至中世陶谷公宗祐所撰丙子錄及翊贊公崇古所撰六臣遺稿小識皆有貫丹筆證而到今錫中斥之以偽造且河氏家乘琥珀一名之說錫中初則推諉於作故之朴叅判基正曰壬子春自上因朴台之所奏達有此全書中所錄云而壬子一年朴台在寧越任所元無入侍事故其家子姪呈單禮曹而申辨之錫中語屈致憾尤甚棄世分忘親誼自錫

中先之也爲朴氏者其可顧世誼而受厚誣耶傍觀者若曰易爾世守之見棄爾先稿之證恣爾先親之誣惟媚於世誼家云爾則反道悖理莫此爲甚天下寧有是耶大抵貫丹之證安河之所仇怨松河之所藉重非有所扶抑也事勢然也不知裏面者以爲彼朴受重賂而扶松商蔑世誼而陷安河其所醜辱無所不至浪信浮言自歸虛妄末路人心之易惑難曉一至此哉惟彼松河蟄伏廢鄉與世相忘爲安河者勿與干涉置之於彼爲彼我爲我之地則必也帖然卒

無事而錫中族會祖達海自納券爲后後卽訪
松河繼世連信錫中亦源源尋訪彼松河裝送
賸賄待以右族于時必無相害之心及彼綿綿
滋蔓頗解文字猜嫌疑慮潛圖日後防患之計
飴舌蜂囊自取毒螫激以成之終至於莫可收
拾之境是誰之過也到此地頭愛莫助之而困
蹶之闕無所發怒移乙於朴氏興訛造誚唱動
遠近而自作孽其可追耶

來通中以謀亂先生之系嚴斥而聲罪之假使兩
河真箇同貫移系別派冒祖非祖豈非人倫之
變耶彼邊所執苟同姓鄉則不問昭穆之無階
惟視世閥之優劣只以三寸鼠鬚僞定父子於
寸紙中乃是自家輩義理也世道之寒心人心
之陷溺云者無乃自道之辭耶

來通中以朴氏之同叅破譜呈狀無倫悖辱斥之
以背祖忘先爲此說者有人若指渠曰汝是姓
字同某人之孫云爾則必也勃然而怒塞耳而
避之雖過去諧謔之說猶且如此況於先生移
系他祖筆之書登諸梓必欲爲永久不刊之蹟
抑何意見也被朴氏之於先生苦心血誠有倍

他人被誣之牒來在先生院底是處是譜其可
晏然仍置耶只以不悅於河氏故酷被詆斥爲
先生而扶倫者待以仇敵助錫中而亂常者肆
其氣焰高明之見必也換父易祖然後方可謂
孝孫而無忝祖也耶

來通中居近松坡習知貫晉古蹟又曰聞於忠烈
公本孫河氏元無侵斥朴氏先世云此等說話
援以立證如是則通中許多構誣一聽河氏可
知也酷信彼一邊偏斥此一邊多士公論果如
是耶惑於偏私自歸虛妄反以怪鬼輩附從醜

辱異己者而悖倫亂常如河錫中者推以爲頭
目五百多士甘爲附從不待識者而齒已冷矣
且朴氏嫌家此等是非尤當閉戶歛迹而一並
靡然有若乘時逞憾者然其在別嫌之道似不
當如是也

善儒僞證辨破錄

善儒繼起而通辭尤極乖悖貫晉諸證已爲辨說
於上款不必疊床而其下皇華集證據曰僉尊
知皇華集凡例乎 天使唱和時諸公皆書以
某公既書以公字則非先生手筆此在六臣遺

稿中而金節齋宗瑞書以節齋此或書貫鄉或書別號之證皇華集書丹溪乃別號非貫鄉云而六臣遺稿所錄乃後人追錄故二十八員皆以公字尊稱之至於皇華集元本則待天使敬謹之地外藩陪臣何敢書公字耶各書某貫某乃分之宜而天使還歸後匪懈堂以天使見贈韻私自求和於儒林則金節齋書以別號乃例也而僉尊引以為或書號或書貫之證引彼二十八員以外人有若同時唱和者然傳會為說欲以賺俗眼是乃迷藏小兒暫刻欺伴

之術堂堂士君子之筆忍為此黯黜情態耶受賂陷人之誣言之汚口而彼河貧殘之說出於鄙等之口則僉尊必不信之而法興李經歷子姪大言曰河始澈闔族貧寒吾輩之所稔知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而必以財利上贓汚之說白地誣人吾所不知云彼於松京身親見聞之事此可謂公論而所不見所不干之人只憑風鶴東唱西和謄諸悖通證之法司汚巖人搆陷人人心之危險胡至此極也

善通中以崔訥齋月巖題板沈丹城遺墟偉詩引

以證丹溪非貫鄉而是別號云云

按寒岡集曰善山金烏院儒生問籠巖金先生本無別號居籠巖故後人以籠巖先生稱之以籠巖題板何如答曰恐未知如何稱號又問河先生亦無稱號或云因其所居里稱以延鳳云如何答曰恐未安云先生之素無稱號有此不易之證然則先生親筆丹溪屬之於別號可乎屬之於貫鄉可乎本鄉先父老及當時大宗師所不知所不言之號後生能言之後生真可畏也噫昔之人歸之於無聞知則朴氏之不變世

守之見者宜乎見斥於一善自多之僉君子也善儒揚言曰六臣遺稿先生事實下朴翊贊註曰南秋江曰善山人張旅軒撰墓碣曰晉州人先生自號曰丹溪赤村疑貫丹城云云而元無丹溪爲貫之語云

按六臣遺稿翊贊公小識曰秋江曰善山人旅軒先生所撰碑文曰晉陽人今按先生親筆姓鄉稱以丹溪三角山聯句亦稱赤村丹溪赤村皆丹城別號疑先生本貫實丹城秋江所記指時居而言云云而今者善儒拔去貫丹緊節拈

出一疑字爲執言之柄誠可笑也蓋凡後人之於先輩記事雖的知其差誤直斥其非有所未安例下疑字或恐字亦是自謙之意一善文學之士何其蒙然於這箇道理也誠極悶然而實丹城之實字乃是實之實字而闇然刪去只以一疑字謂非貫丹之語云者亦豈成說乎

又造言曰河始澈圖得館通將改月巖題版而其文字使鈔朴袖傳月巖云云

善儒所證

按月巖翔建初以先生之無稱號題以貫鄉別號此實始澈貫丹之大證案而反圖改題云者亦豈成說乎館通若來月巖則乃是善儒所執之真職何其掩置而姑爲此虛聲而誣人耶

又以飛語僞證曰善山沈氏中有多食始澈錢財者而始澈知奸謀之不售於善山方潛伏食錢

沈氏家云云

善儒所證

河錫中自九月雷連洛下百計反案始澈蚌鷓之勢方應變不暇彼邊之人既曰始澈不惜萬金財行賂京鄉非理之訟期於必捷云則始澈何獨惜沈氏一處之錢潛伏千里外使彼毒隻任其所爲而自歸於落科耶始澈果若是沒省

覺則善儒雖閉戶歛迹無慮於錫中之得捷奔走効力何如是屑屑也大抵善人之白地造言皆此類也皇華集之在金籠巖宗孫家云者亦何足取信也

嗚呼許多名鄉碩德僉君子不知事實暫為怪鬼輩所訛誤而然也如見此錄庶幾赧然而愧幡然而悟或冀有自明之道而辨難之際言不知裁果不重得罪而能免抱薪救火之患耶

